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14

8275
14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14

清儒學案卷二十七　天津徐世昌

宛溪學案

宛溪學術萃於方輿紀要一編尤重山川形勢古今戰守攻取之宜得失瞭如指掌爲兵家不可不讀之書欽定通鑑輯覽及胡文忠讀史兵略於考注地理者皆取資焉述宛溪學案

顧先生祖禹

顧祖禹字景范無錫人世居宛溪學者稱宛溪先生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著有山居贅論一書明末僑居常熟之鈞渚先生承家學博極羣書尤精輿地沈敏有大略貧而廉介不求名於時好遠遊歸而閉戶著書崑山徐尚書乾學領修一統志所延

致者皆海內碩儒先生與太原閻百詩德清胡朏明常熟黃子鴻同爲輿地專家先生齒望推爲祭酒諸人各有地誌之書而先生所著讀史方輿紀要尤爲鉅帙年二十九奉父遺命爲之旁搜紀載規之正史成一家之言游歷所至借書鈔纂覩記所及更獲新勝卽改竄增益之十易草所不憚經二十年而後成首通論歷代州域形勢次分紀封域山川險要郡縣及邊塞地次川瀆次天文分野凡一百三十卷附輿圖要覽四卷嘗自言曰歷代之書世遠言湮難窮其蘊惟覽者能自得其指歸吾之爲是書也以史爲主以理通之河渠溝洫以志證之形勢爲主以理通之河渠溝洫足備式遏關隘尤重則增入之朝貢四夷諸蠻嚴別內外風土嗜好則詳載之山川設險所以守國游觀詩賦何與人事則汰去之此書之立體者也其論之最精者謂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在彼爲散地而此爲要害者又謂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常不擇地甯都魏叔子推爲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有宛溪集久佚不傳

參先正事略　常昭合志　徐秉義禹貢錐指序　讀史方輿紀要序　彭見望序　魏禧

讀史方輿紀要

總敘一

昔在神禹克平洪水之災作爲禹貢孔子刪書列於六經其並傳者又有山海經其詞迂誕太史公曰言山川者斷自禹貢允矣自禹以神聖平成天下傳之子孫其支庶列爲侯伯其在商頌曰韋顧既伐說詩者曰顧亦桀黨也嗚呼桀之暴虐天下皆知棄之顧爲同姓國葛嬴相庇宗社無隕義也湯欲傾夏則不

得不先翦顧顧亡而夏隨之矣然則顧非黨於桀也後有棄其
宗祀獻符瑞於仇讐之庭者是顧之罪人也已自湯伐顧而顧
遂微於商周之世及漢興始得姓於江淮之南蓋少康封少子
於會稽以奉禹祀至春秋時越子允常而始大其子句踐遂以
其國霸滅吳而有其地通盟於上國又數傳爲楚所滅子孫竄
處於江南各保城邑自爲君長而海陽侯以滅秦誅項功分符
漢室五傳侯絕侯之子孫皆以顧爲姓保氏族於江南及吳丞
相雍以功名顯累傳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載在史冊至黃門侍
郎野王則以著述顯於梁陳之際所著書數百卷而輿地志尤
見重於世至今學者猶宗師而俎豆之由隋唐以迄兩宋子孫
代有名人而徵君原九於宋端平元年由臨安避地梁谿耕讀
於宛溪之上子孫奉遺命歷元世皆隱居不仕明成化中徵侍

郎允敬始官於朝曾孫光祿丞大棟當嘉靖間好談邊徼利病
躍馬游塞上與大司馬靈寶許公論善撰次九邊圖說梓行於
世子奉訓大夫文耀萬歷中以光祿大官正奉使九邊還對條
奏甚悉天子稱善文耀生郡諸生龍章早卒龍章生柔謙九歲
而孤好讀書補邑弟子員深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
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成書年及强仕而遘流寇之變遂遯入
山焚筆瘞硯率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久之益窮困憤懣無
聊得奇疾將卒呼小子命之曰吾家自兩漢以來稱爲吳中文
獻先代所著述小子可攷而知也士君子遭時不幸無可表見
於世亦惟有掇拾遺言網羅舊典發舒志意昭示來茲耳嘗怪
我明一統志先達推爲善本然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
詳於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夫以一代之全力聚

諸名臣爲之討論而所存僅僅若此何怪今之學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河天險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籬之限門庭之阻哉先光祿在世廟時傍徨京邑岌岌乎有肩背之慮圖論九邊以風示謀國者先奉訓當神廟中四方無虞以邊備漸弛伏戎可慮先事而憂卒中忌諱仕不獲振先文學請纓有志攬轡無年及余之身而四海陸沈九州騰沸僅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耳嗟乎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歎乎余死汝其志之矣小子匍伏嗚咽而對曰小子雖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卒一年而祖禹以疾廢又三年疾愈不揣愚陋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考春秋歷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續成昭代之書垂之後世俾覽者有所攷鏡而貧賤憂戚雜亂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探禹穴窮天下之形勢次之不能訪求故老參稽博識因以盡知天下險易扼塞之處下之不能備圖志列史乘不出戶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詳惟是守殘抱缺寤歎窮廬吮筆含毫消磨歲月庶幾無負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語於著作之林余小子夫何敢

總敘二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

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泝江河登恆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予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郤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崍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溪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

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爲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

總敘三

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于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爲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于臨時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嘗于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于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陋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于陽平武侯之明尚遲回于子午乃謂求地利于臨時而不求地利于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

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資于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于胸中死生變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于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于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于僕夫云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涖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爲天子綜理民物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慝與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勦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爲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爲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爲一十八部分爲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凡例

天下之形勢視乎山川山川之絡關乎都邑然不考古今無以見因革之變不綜原委無以識形勢之全是書首以列代州域形勢先考鏡也次之以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東山西爲京室之夾輔也次以河南陝西重形勝也次之以四川湖廣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東南財賦所聚也次以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自北而南聲教所爲遠暨也又次以川瀆異同昭九州之脈絡也終之以分野庶幾俯察仰觀之義歟

地道靜而有恆故曰方博而職載故曰輿然其高下險夷剛柔燥濕之繁變不勝書也人事之廢興損益圮築穿塞之不齊不勝書也名號屢更新舊錯出事會滋多昨無今有故詳不勝詳者莫過於方輿是書以古今之方輿衷之於史即以古今之史質之於方輿史其方輿之鄉導乎方輿其史之圖籍乎苟無當於史史之所載不盡合於方輿者不敢濫登也故曰讀史方輿紀要

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勢出於其閒矣是書以一代之方輿發四千餘年之形勢治亂興亡於此判焉其間大經大猷創守之規再造之績孰合孰分誰強誰弱帝王卿相之謨謀奸雄權術之擬議以迄師儒韋布之所論列無不備載或決於幾先或斷於當局或戒於事後皆可以拓心胸益神智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俯仰古今亦可以深長思矣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職方辨州惟表山藪川浸司馬遷作史記昔人謂其能言山川條列得禹貢之意班范諸家所不逮唐太宗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六典所載犁然可觀是書亦師

其意兩京十三司之首皆列疆域名山大川重險俾一方之形勢燦列在前而後分端別緒各歸條理亦以詳前人之所略也王者體國經野于是乎有城邑城邑定而方位列焉緩急分焉于是乎有山藪川浸山川布而相其陰陽察其險易于是乎有關梁阻阨爲城邑之衛自古及今經理方輿者不能異也是書于兩京十三司各郡邑中皆以此爲次第從同者則以例附焉所以便于考索也

城邑山川關隘之屬有特見者如專言某城某山是也有附見者如言某山而附以某山言某川而復及某水是也有互見者如言某山而旁及于某川某關言某關而旁及于某城某山是也

地理始于班固最爲雅馴劉昭補後漢郡國參入古今地名爲功不少所惜微有繆誤耳晉志僅存郭郭齊志略標形似沈約州郡詳而未精魏收墜形穢而不備隋志兼及梁陳齊周裨益頗多而經緯未盡劉昫唐志略于天寶以後歐陽氏略于天寶以前功過不相掩也五代史薛志曾見數條較歐志頗勝歐志無乃過略與宋志詳略失倫遼金二志金志差勝國初元志缺漏又在宋志之下也是書參考沿革大約本之正史而他書所見亦節取焉雖然秦漢城邑其不可見于今者蓋什之二三六朝以降廢置紛更其不可見于今者乃什之四五也隋唐以來邊荒蠻落時有興革其不可考者亦什之一二矣

從來沿革有竟不入是書者王莽篡漢盡易天下郡縣名號侯景陷臺城契丹入汴皆妄有改易之類是也若夫晉乘中原南北淆亂州郡縣邑紛紜僑置河南有廣陵丹陽之名江渚有晉

陽太原之號又疆場戰爭得失屢變荒左依附有無頓岐循名責實大都湮廢余力爲考訂其引據不誣義類可據者悉爲採入至傳聞互異史氏浮靡（史臣撰述往往地屬前朝而諱從當代如晉書隋書皆諱虎爲武諱淵爲泉之類）或地名相同而方域絕異地名本異而里道正同千里毫釐未嘗敢忽也

古人著述類皆慎重左氏傳析實白羽夷實城父慎之也杜氏釋傳或但曰魯地齊地或竟曰地闕不敢强爲之辭也蓋寘陋之過小繆戾之罪大近世言方輿者依據失倫是非莫主或一事而彼此相懸一說而前後互異稱名偶同漫爲附會傳習不察竟昧繇來欲矜博洽之名轉滋繆戾之罪余不敢妄爲附和也

方輿之書自經史而外彬彬成家者魏晉以降代有其人（余輯方輿書目凡二卷千有餘家）然自唐以前傳者絕少由唐以迄宋元可見者亦不過數家耳括地志序于唐太宗稱其度越前載然在宋時已不可多得（朱崇文目云坤元錄一本即括地志按杜氏通典坤元與簡地志並列則非一書也括唐大歷中諱曰簡其聞于世者有江融鄭虔及賈耽之書亦不可復見也余嘗讀元和志善其敷陳時事條列兵戎然考古無乃太疎寰宇記自謂遠軼賈李之上（賈耽李吉甫）而引據不經指陳多誤紀勝山川稍備求其攻守利害則已迂廣記考核有餘而於形勢險夷則未盡晰也勝覽以下皆偏于詞章之學於民物遠猶無當焉國家著作之材雖接踵而出大都取裁于樂史祝穆之間求其越而上之者蓋鮮也

近代一統寰宇名勝諸志及十三司通志余皆得見之其天下郡縣志得見者十未六七也跼蹐田野無從搜集間有已得其

書而時會牴牾未及採錄旋復失之者故雖耳目流傳之書而闕略正不能免雖然形勢詳而名勝略（如錄衡山而不載七十二峯之號志太湖而不及百瀆七十二中國詳而四裔略亦有邊陲詳而中土反略者瀆之名之類）覽者當得其大意毋遽以聞見淺陋斥之則幾矣

地利有錯見於他條而不載於郡邑之下者有兩說互異而並存之者疑以從疑也

宋葛文康公曰記問之博當如陶隱居恥一事不知記問之審又當如謝安不誤一事世皆稱胡氏注通鑑見聞博而取舍精然除口見於水經注而誤引蘧除水萬歲縣見於晉志而誤改爲延壽他如永世未辨其在溧陽定陵不知其近洛水甚哉著作之難也要亦耳目偶遺無關大故余生而椎魯困窮失學讀書無多自省多誤偶有所見誤則正之甚者削之不致妄爲爭

高都丹城一城也而誤以爲二昭信濟陰雎陵一城也而誤以爲三雲中雲州勝州東勝夏州靈夏皆兩地也而誤以爲一至於宛唐死虎慮虎驢夷字之譌也居庸翳蝓土軍吐京聲之變也舉一例餘類難悉數每見近代諸志一水一山方位偶移輒列爲數處千里百里聲稱相似則率爲一端見聞日荒義理日繆安能與古人相上下乎

六經而外左國史漢皆有詮釋古人散逸之書見於古人援引者爲多是書悉爲搜討至杜鄭馬三家之書其言方輿皆資採取而杜氏尤長王厚齋玉海一書中所稱引類多精確而通釋一種爲功於通鑑甚巨胡身之從而益暢其說搜剔幾無餘蘊余尤所服膺故採輯尤備

水道遷流最難辨晰河渠溝洫班馬僅記大端而餘史或缺焉其詳爲之辭者惟酈氏水經注而杜佑甚病其荒繆蓋河源紆遠尚依史漢舊文而江漢以南又皆意爲揣測宜其未盡審也若其掇拾遺聞參稽往蹟良爲考古之助余嘗謂酈氏之病在立意修辭因端起類牽連附合百曲千回文采有餘本旨轉晦使其據事直書從原竟委恐未可多求也後世河防水利之書作者相繼至於晚近記載尤多浮雜相仍鮮裨實用余所見河防水利泉河籌海諸書不下十餘種惟潘氏河防張氏三吳水利兩書差有可採

川瀆一　書略　仿水經之文仰追禹貢之義務期明確無取辭費

名山支山山之大端也其間有特峙者焉有並峙者焉連峙疊峙者焉山主分而脈本同其間或起或伏有突然獨起者有判然並峙者有連接千百里雖異名而實一山又或一山而中包數山一山而上起數山詭異不可名狀經川支流水之大端也其間有匯流者焉分流者焉並流者焉水主合而源各異其間或合或離有數流而匯爲一川者一川而散爲數川者有兩川勢敵既合而並流數里仍分二川者有水性既合而並流數里仍分二川者有水性勁弱不同清濁互異絕流各出竟不相通者詭異亦不可名狀也

蔡氏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邱氏曰山體陽而用陰用陰故靜而能深天下之幽奇險奧莫過於山也水體陰而用陽用陽故動而多變天下之縱橫恣肆莫甚於水也此可以語山川之性情矣

水之至濁者莫如河故河最善決北紀大川漳水最濁南條大川漢水最濁故漳漢之水亦多潰溢水道既變小而城郭關津大而古今形勢皆爲一易矣余嘗謂天至動而言天者不可不守其常地至靜而言地者不可不通其變此亦一驗也

管子曰不知地利者不能行軍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晁錯曰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何承天曰山陵水泉地

陣也蓋地利之於兵如養生者必藉於飲食遠行者必資於舟車也孫子十三篇大都推明地利不特九攻九地之文而已李吉甫序元和志曰今言地利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或傳疑而失實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皆略而不書此微臣所以精研聖后所宜周覽也自宋寰宇記以後凡兵戎戰守之事皆略而不書豈欲公之天下如漢人所云史記載山川險易違近不當在諸侯王者乎

正方位辨里道二者方輿之眉目也而或則略之嘗謂言東則東南東北皆可謂之東審求之則方同而里道參差里同而山川回互圖繪可憑也而未可憑記載可信也而未可信惟神明其中者始能通其意耳若并方隅里道而去之與面牆何異乎

前代之史易讀近代之史難讀司馬公作通鑑於史漢三國採取最多晉宋而降則旁稽博考參取成書其正史所存什或未

能三四也十七史以後宋元二史最爲蕪繆通鑑續編引蔓延流開卷欲臥續綱目因襲義例稍成體裁然而疎漏不少矣近時史學益荒方輿一家尤非所屬意余嘗謂五代以前尚可據史以繩志五代以後又當據志以律史蓋志猶憑實而史全蹈虛也是書於宋元諸史不能盡存而近時聞見尤用闕如蓋不欲以可據之方輿亂以無稽之記載也

儲氏㻋曰知古非難知今爲難夫古不參之以今則古實難用今不考之於古則今且安恃自世廟以來黃河決塞朝暮不常邊塞震驚出入無候至於倭夷突犯流毒縱橫盜賊乘釁播惡未已其間城堡之覆敗亭障之消亡村落之塗炭留心民社者不忍委於不知也知之亦必考前人之方略審從來之要害因時而發擇利而行弭災消患不虞無術耳然則眞能知古而知

今正不難矣

編戶多寡不同大約以嘉隆間爲斷水陸道里遠近不同大約以水道爲主其後先迂直之數可折衷而得之也

九邊阨口盤互紆回西南洞寨紛歧錯雜累舉難詳繁稱未盡苟非事實可稽圖籍可據者無庸漫存其名徒眩耳目爲也

說者曰風后受圖九州始布此輿圖之始也山海有經爲篇十三此地志之始也周禮大司徒而下職方司書司險之官俱以地圖周知險阻辨正名物戰國時蘇秦甘茂之徒皆據圖而言天下險易蕭何入關先收圖籍鄧禹馬援亦以此事光武成功名儒者自鄭元孔安國而下皆得見圖籍驗周漢山川蓋圖以察其象書以昭其數左圖右書眞學者事也余初事方輿即採集諸家圖說手爲模寫舊藏朱思本畫方圖及羅洪先廣輿圖尋得宋人南北對境圖及近時長江海防及九邊圖凡數種既成病其疎略乃殫力於書蘇氏曰圖者所以輔書之成也書以立圖之根柢圖以顯書之脈絡以圖從書圖舉其要可也不患其略也

洪武初有天下即編列天下地理形勢爲書藏之太府既又詔天下各獻圖籍以求山川險易之實英廟時詔大臣撰一統志所成乃僅如此惜當時爭其事者不詔之以祖訓而遽格於陳循之詖說也倘有任修明之責者明示體裁使郡邑各上圖志正封域稽里道驗山川城池關塞之大郵亭烽堠之細無不具載而古今政事貢賦風俗以次詳焉散而爲百國之車書合而爲一朝之典故此亦度越古今之一端與

方輿所該郡邑河渠食貨屯田馬政鹽鐵職貢分野之屬是也禹貢記九州亦敘田賦貢物貢道及島夷西戎職方則兼詳人

民六畜土宜地利唐六典亦載貢賦外夷余初撰次歷代鹽鐵馬政職貢及分野共四種尋皆散軼惟分野僅存病侯事擾未遑補綴其大略僅錯見於篇中以俟他時之審定要未敢自信爲已成之書也

歷代州域形勢紀要序

天下不能有治而無亂也繇亂而之治則州域奠定而形勢操於一人繇治而之亂則州域紛更而形勢散於天下蓋有都會焉有藩服焉有疆索焉此州域也而卽一人之形勢也封域不可恃爲强城郭不可恃爲險一夫荷戈羣雄角逐天下各有其形勢而州域於是乎不可問矣有大力者出焉提衡握機取天下之形勢而獨決於指掌之中於以芟除僭僞削平禍亂而形勢復定嗚呼自生民以來亂則必歸於治也其治也必有所以致之者也治則必趣於亂也其亂也亦必有所以致之者也時代之因革視乎州域州域之建置有定而形勢之變動無方譬之奕焉州域其畫方之道也形勢其布子之法也譬之治田者焉州域其疆理之迹也形勢其墾闢之宜也布子同而勝負不同則存乎奕者之心思而已矣墾闢同而穫否不同則存乎田者之材力而已矣禹跡茫茫其得失成敗之故不越於此也覽者盍亦知其大指焉

附錄

先生早年隨父僑居釣渚渡釣渚人范鼎九賀工古文乙酉國變聞野哭聲跡之蘆葦中小舟二人一爲先生一爲黃守中遂訂交焉先生父歿依范鼎九後居膠山黃守中家（常昭合志引釣渚小志）先生晚佐崑山徐司寇修一統志自著讀史方輿紀要亦於志

局成之司寇欲疏薦力辭蓋自甘爲遺民也開朗誠摯善與人交魏叔子客死眞州奔哭甚哀爲文以悼之其篤友誼如此（梁溪詩鈔海虞詩話）

魏叔子曰古今豪傑暴起草昧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近狹瘠弱而無不可批郤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言語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非其人誰與知之（魏禧讀史方輿紀要序）

錢警石曰四川龍氏新刻方輿紀要序文不著年月此州域形勢說五卷續編一卷（胡渭代）與新刻詳略不同凡例八則自署康熙丙午與新刻亦不同末言方輿紀要凡七十二卷今本則一百三十卷輿圖要覽四卷蓋康熙丙午後續有增益而海防海運鹽漕屯牧則終未別纂成書也有志讀史者當先熟此數卷於歷代沿革了然胸中然後研究全書證之諸史則輿地之學庶幾希蹤杜京兆王浚儀耳（錢泰吉甘泉鄉人稾跋舊刻方輿紀要州域形勢記）

宛溪交游

魏先生禧（別爲三魏學案）

彭先生見望（別見三魏學案）

閻先生若璩（別爲潛邱學案）

胡先生渭（別爲東樵學案）

黃先生儀

黃儀字子鴻常熟人精輿地之學謂班書地理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惟水經注備著之然

非繪圖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究每水各爲一圖凡郡邑建置沿革山川險易皆縷悉而條分之徐尚書乾學聘修一統志蒐討之力爲多有一統志殘稾又有紹蘭集二卷參先正事略常昭合志

案舊刻方輿紀要州域形勢說單行本凡例言助稽采者有李滌庵譚趙月琴駿烈鄧丹邱大臨范鼎九賀秦湘侯沅華商原長發諸人與宛溪爲友學行必不苟撰著不概見附其名以俟訪求

清儒學案卷二十七終

清儒學案卷二十八

婁山學案

天津徐世昌

三晉理學最稱敬軒復元辛氏實衍其緒婁山祖父皆游辛門淵源既有所自復能頴精壹意講學不倦巍然爲清代山右儒宗理學備考一書亦夏峯宗傳之亞也述婁山學案

范先生鄗鼎

范鄗鼎字漢銘號彪西學者稱婁山先生洪洞人康熙丁未進士祖宏嗣字子誠父芸茂字丹虹俱及絳州辛復元之門丹虹天性孝友能力行復元所講執敬之學明亡不出卒於家先生少時父授以復元所著養心錄曰此辛先生第一書也初以五

經應試啫左國秦漢之文務爲奇奧旣而曰人不爲理學將爲何如人文不爲理學將爲何如文自是益究心濂洛關閩諸書及通籍養母不仕閉戸讀書立希賢書院置學田贍學者河汾人士多從受經十八年太常寺卿朱裴薦舉博學鴻儒以母老辭四十二年聖祖西巡先生進所輯理學書御書山林雲鶴四字賜之先生爲學不開講堂不事著作不主一家言惟彙輯古今嘉言懿行以教學者初輯理學備考劉取辛復元孫鍾元書十卷續補已說六卷後復劉取熊敬修張秋紹黃太沖書合三十四卷嘗以寄陸稼書李中孚稼書謂薛胡王陳不當並列中孚則謂姚江一變至道孫鍾元明目張膽主張姚江可謂卓見然先生復王貽上書云馮恭定有言除卻氣節事功文章將於何處見道學近人指文成爲異端狎侮前哲訕謗學官先生謂其無羞惡之心僕更謂其失爲下不倍之道也至於黃梨洲學案屬意專在文成亦屬偏見僕取其收羅宏富自敍處不諱淺深各有醇疵互見之意耳毛大可序其書謂先生無偏陂之見存於中云他著有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又以其祖著有晉垂棘編作續編十九卷四十四年卒年八十（參史傳）

理學備考序

學何以云理又云道也慈谿黃氏曰道卽理也道者大路之名謂理爲道者正以人所常行曉然易見也愚謂對欲曰理對俗曰道世之學者或流於人欲俗情之間故以理與道別之也流於人欲俗情之間尙可謂之學乎不可謂之學而猶曰學故以理與道別之也理卽道本體也學功夫也學本於理與道其功夫始正然則學之功夫果何如六經言學不一求其三尺之童

共曉者莫如學而時習之一語朱註曰學之爲言效也效先覺之所爲也然則先覺果何如古之聖賢皆先覺也請言其近者近如薛文清公果何如文清去古未遠而又近在吾鄉故言文清也言文清足矣而何以及文清以後數十人也數十人皆效文清者也即不盡效文清之迹而實效文清之心之理者也效之斯已而已矣而何以備考也從來理學不一人學亦不一類他不具論如從祀四人中薛胡之學爲一類王陳之學爲一類細分之薛與胡各爲一類王與陳各爲一類鼎素偏遵薛胡但取薛胡焉足矣取與薛胡爲類焉者足矣而何以兼取王陳何以兼取與王陳爲類焉者蓋薛胡之學參以王陳而薛胡明而王陳之學亦因薛胡而益明也余先生祐曰前聖後賢之論互有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而非背馳不相入焉來先生知德曰理者天下之公理人人皆能言之不反覆辨論豈得爲儒且議者議其理也非議其人也呂先生柟論陽明先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論朱陸曰入門路逕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陳先生龍正曰顏曾木卜同在聖門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焉先生從吾傳谿田先生曰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鼎故備列其人以俟大君子考之也備之考之斯效之矣而鼎果何以效之也鼎既備列其人備列其人之事行以俟人人效之鼎雖不能效之而猶鼎之效之也然則鼎何以知人人之能效之也薛胡雖理學雖聖賢而亦人也人人雖不盡理學不盡聖賢而亦人也人與人一也請看薛胡諸人有雙身乎有疊面乎有十手十足

乎能無翼而飛不脛而走乎亦猶是飲食男女者耳猶是耳目口鼻者耳猶是穿衣喫飯者耳猶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與所處者耳我能效他一言便是一言之薛胡我能效他一事便是一事之薛胡我能效他一時一刻之所爲便是一時一刻之薛胡我能效他百年畢世之所爲便是百年畢世之薛胡陽明先生曰个个人心有仲尼惟其有之是以效之非效薛胡諸人也效自己固有之心耳謂我不能效薛胡我不敢辭謂我不能自效其心我敢不辭乎

又序

讀書錄曰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故有知言之明乃可折衷羣言不然去取必失其當甚矣讀書論世之難也況乎理學淵源尤非可以尋行窺高下數墨測淺深者近人彙輯理學

必曰孰爲甲孰爲乙孰爲宗派孰爲支流孰爲正統孰爲閏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當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已理學諸君子有標天理者有標本心者有標主敬窮理者有標復性者有標致良知者進而上之有標仁者有標仁義者有標愼獨者有標未發者此馮少墟先生之言也三代以降學術分裂夫子出而提仁孟子出而增義宋儒出而主敬窮理文成出而致良知此耿天台先生之言也合而觀之其不能不標立門戶提掇宗旨既有然矣鼎豈謂理學諸君子果無甲乙果無宗派果無正統閏位但鼎自揣委不敢甲之乙之鼎卽甲之乙之當世未必以鼎之甲乙爲甲乙也鼎聞理學不始於宋儒而申明自宋儒始宋儒之理學不盡於朱子而集大成則自朱子始朱子輯宋名臣言行錄但曰以其散出而無統掇取其要以便記覽而

已輯近思錄但曰懼初學不知所入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而已亦未聞其甲之乙之云云焉爾也世有如朱子者出取鼎備考刪其繁冗正其訛謬補其缺略序其時代是鼎之師也鼎所願也世有如朱子者出心朱子之心而不襲朱子之迹取鼎備考分其甲乙定其宗派支流辨其正統閏位而使應甲者甲應乙者乙是鼎之師也是理學諸君子之友也鼎所願也

廣理學備考序

理學一途辨危微分醇疵考眞僞嚴矣余刻理學備考若樵者若陶者若行伍者若治銀煮鹽者皆得與於理學而今又廣之何居焉少墟曰以孔子自期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以孔子望人則可以孔子責人則不可嚴理學者所以自治也廣理學者所以自治也而又廣之焉爾也

者所以與人也且廣之之說不自余始也中庸曰愚夫愚婦與知與能孟子曰有爲者亦若是又曰人皆可爲堯舜後人擴其爲之之功充其知能之量者學而已學於事功而得其理事功即理學矣學於節義而得其理節義即理學矣學於詩詞歌賦即理學矣極之學於飲食男女動靜語默而得其理詩詞歌賦即理學矣學於飲食男女動靜語默出入起居之間而得其理無往而非理學矣理散見於事物非有形迹可以把捉聖賢不得已借此名色以形容人性固有之善耳善學者隨處體認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在在皆理在在皆學也王陽明曰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陳白沙曰莫歎老慵無著述眞儒不是鄭康成識得此義理學備考又多乎哉而何庸余廣爲不然而徒拾幾句周程張朱唾餘說幾句薛胡王陳套話穿幾件章甫縫掖衣服記幾節太極通書文章

而詡詡然自足曰我理學也又何怪理學之名古今好事者作話柄資戲謔哉

文集

讀書錄序

古今之最公而不容私者莫如書最樂而不容已者莫如讀書人人可讀人人能讀人人未必善讀顯而呻其佔畢采其芹藻謂之讀書人固已微而瞽師瞍矇百工庶人與夫耄耋老嬴幼子童孫皆可謂之讀書者請以諺語徵之諺語相公學生讀書者之總名也人臣入內閣位元老稱之曰相公凡民具衣冠習禮儀亦僭稱之曰相公秀才食廩餼薦賢書稱之曰學生孺子入社塾識之無亦僭稱之曰學生余故曰人人可讀人人能讀書契而後讀者不一有五日而輒記漢書者有旬日而徧閱三史者有過目誦千言以萬言試之亦無不熟者有盡卷不差一字亂抽他卷試之竟無少差者他如爛掌黑舌墜坑陷岸護雞漂麥穿壁引光之類指不勝屈然不能免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余故曰人人未必善讀陳剩夫銀匠孺子也周延芳蘭州軍卒也王汝止泰州鹽丁也而俱爲理學名儒泰和楊茂一聾啞耳受學於陽明先生先生贊其快活自在上黨張提一梓匠耳受學於涇野先生先生喜其山村過化朱恕一樵夫韓貞一陶人耳聞格物勉仁諸說便似尋著孔顏樂處一號樂齋一號樂吾迄今讀耿天臺先生傳可考而知也此不名讀書而善讀書者也將書讀到專靜處足下兩磚可穿將書讀到收斂身心處小樓二年可不下將書見到眞工夫行到無間處乃曰第一怕見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將書讀到靜坐善養處乃曰詩文輩末

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將書讀到爲己處乃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欲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而且不以貴賤而不讀也初報進士第一人是日猶袖米講學於蕭寺中不以貧富而不讀也既賜進士第一人窮年猶貸飯卒老於金牛山此名爲讀書而善讀書者也宜乎薛夫子取畢世精神命脈所注之錄而總名之以讀書也甚矣讀書之難也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今之眞儒或曰定當從祀或曰可祀孔廟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或曰我朝眞儒惟瑄一人到此地位始完讀書分量甚矣讀書之易也雖爲眞儒爲理學爲從祀孔廟究竟不過完讀書分量而止或疑夫子會試錄之序曰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卽如茲錄所載千萬言大抵不離復性者近是不曰復性錄而曰讀書錄者何從古無生成聖賢好古敏求不厭不倦生民以來未有之聖且如此讀書卽所以復性也知讀書之爲復性讀書者可與讀書矣不讀書者可與讀書矣

辛復元四書說序

聖賢人也聖賢書聖賢話也吾人亦人吾人亦說話其不同於聖賢者何或曰吾人在日用起居飲食男女間爲人只說得日用起居飲食男女等話聖賢人爲開天闢地之人話爲出經入史之話此其所以不同乎不知開天闢地之人出經入史之話亦只完得日用起居飲食男女之分量而止但吾人於此或過或不及聖賢於此做得工夫到處得情理恰當耳人不於此處尋聖賢而於書本上尋聖賢無怪乎視聖賢爲高遠深微而難及書爲奧異苦難而莫入予謂聖賢書不惟不奧異且極明顯不惟不苦難且極快活卽如大學講誠意竟帶著好色二字講

平天下竟帶著生財二字此在汪道學不敢掛口者聖賢明言不諱可見聖賢原在日用起居飲食男女閒未嘗如異端遠離以鳴高也知此可以觀先生之說書矣先生不以書說書而以我說書以我說書而以聖賢之我說聖賢之書故能使開天闢地之人出經入史之話皆作日用起居飲食男女觀讀先生說者謂爲四書主意可爲三晉語錄亦可爲八股題旨可爲四民小說亦可謹重訂以傳使人知先生說書有如此若先生爲人詳予侍側紀略中不贅

雒閩源流錄序

明儒理學之有特錄自楊月湖始也吾晉辛復元參訂其書分爲四卷立傳三十有二列名三十有一合之得六十三人周海門聖學宗傳趙梅峯道學正宗孫鍾元理學宗傳兼收漢唐宋元屈指亦數十人黃梨洲明儒學案稟成未刻咨之史館予借觀大略凡一百九十六人又附見七人今讀張秋紹先生雒閩源流錄特錄明儒洋洋乎集大成矣列傳三百八十一篇及傳內附見統計四百餘人可不謂博乎雖然博非難博而有要爲難他不具論即予明儒理學備考廣備考兩種爲卷五十有奇得人二百有奇自揆下愚不敢高下前哲孰正孰閏孰宗孰支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問世既久日望隻眼分正閏辨宗支而未逮也茲錄有正宗有羽翼有儒林有頂格者有下一格者有格同而詞異者挾輕重之權衡寓曲直之繩墨尚論之法想當如是雖然尚論難尚論而人如其人尤難元次山曰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好論量近日書生論量爲甚一二鉅公每謂陳王講學亞於薛胡固矣夫何八股時手羣然耳食而詆爲異端

也陳王異端與否我不敢知稽勝國越本朝厥惟四人從祀兩
代豈其學宮中容此異端分吾夫子半豆之榮乎茲錄於江門
姚江置諸卷末別分兩門兩門之中亦有羽翼亦有儒林春秋
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殆謂是與爰觀卷首間有總論載讀傳
末時附小註或推五教之敷讓善於君或掩一眚之瑕爲賢者
諱較之平列一十七案者恐難同日而語也此眞得尚論之法
者也予又聞先生論學以躬行爲主躬行以身先爲兆數年前
應撫憲睢陽湯公之聘開講吳門風動四方一時士大夫服先
生躬行之實自任之勇而予則謂躬行之實存心之虛也自任
之勇望道之謙也何以知之吾晉辛復元晚年專宗程朱幼而
訂交賀陽亭尤西川初學近於陽明宜乎先生收入姚江門內
暨予走字求正先生慨然改刻可知凡例所云補遺訂誤俟諸
當世者非徒託諸空言蓋實見諸行事矣學能無我方可尚論
古人此雒閩源流錄之所以爲傳書也貴邑顧端文公曰學爲
聖賢必自無我始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
大予於先生亦云

師善錄序

夫善人之性也性命於天人人有之君子固爲其實小人亦慕
其名歷觀經書所載聖賢垂訓曰彰善曰舉善曰揚善曰取善
未有不以善爲孜孜者予無彰之舉之之權而有揚之取之之
心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上而公卿大夫中而士農工商下而
倡優隸卒或有一言一行一念一事合天理順人情既眞且確
者卽登於冊存之案頭時時觸目警心乃顏其篇曰師善錄不
曰揚曰取而曰師者何蓋予雖有揚之取之之心愧無揚之取

之之力故止曰師師之說亦非予昉也呂新吾先生曰師無往而不在三人行則不善者亦師也而不止此鵲之父母蟻之君臣鴛鴦之夫婦果然之朋友烏之孝騶虞之仁雉之耿介鳩之守拙則觀禽獸而得師矣松柏之孤直蘭芷之清芬蘋藻之潔蓮之不染菊之晚節梅之眞白竹之虛空則觀草木而得師矣山之靜水之動石之堅土之厚火之明金之剛則觀五行而得師矣衡之直權之變度之長短筆之卷舒網之綱紀機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師矣夫何況於人雖然師古人易師今人難師貴人易師賤人難薛文清明代第一人見小童燒栗而悟雷霆之理是師小童也見伶人數層卓上頂童子戲而無邪心是師伶人也曹眞予先生繼文清而起者讀仰節堂集有詩曰嗟爾艮艮是吾師予按艮艮乃先生老僕曹窟之子搖箕爲生得毫釐爲父母具美味搖箕即今街頭乞兒事是師乞兒也兩先生能自得師故無常師初不知其師賤人師今人止知其師善而已此予於兩先生低回思之不能已云

語錄

五經堂自箴

五經道理如五穀任人領取皆能益人即如一稻也或作粥或作蒸飯或爲米作餅但要精美成熟苟稻糠不去或去而不淨或淘洗未足芥帶砂泥刺舌硬牙有何益哉如大學一格物也朱註作窮究事物之理王陽明來瞿唐作格去物欲余謂兩說皆可人聖賢之地位顧力行何如耳得其意者不止朱陸無異同也漢唐宋諸儒聚訟俱可作如是觀

理學即是經濟經濟即是文章外經濟而言文章則文章無用

外理學而言經濟則經濟無本

附錄

先生訂希賢書院學規刻五經堂二十戒弁略曰夫子與顏子論爲仁之目不過四勿詳好學之實止有二事可見欲循天理須去人欲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又曰凡從我游者必先力洗舉過然後漸講性理云云范翻先子類記

陸稼書贈先生詩云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發憤尋絕學非爲求名聲卓卓辛與薛時時在牆羹家學有淵源不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笥吾道賴干城愧我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津既已遠誰人開我盲願言去世網竊附在嚶鳴勿喦下里音如何辱韶音觀此可以知先生矣學案小識

聖祖西巡先生進所著書上命留覽時陳文貞公廷敬扈從賦詩有曰歸來屬車上猶指少微星謂先生也先正事略

婁山家學

范先生翼

范翼字孝前號平水婁山長子十四歲爲諸生康熙王子鄉試下第歸讀薛文清讀書二錄篤志理學有重聖賢薄功名之言見辛復元四子心傳喜曰此四子得力處卽入手處悉闡其義以病攻醫施藥餌曰不暇給著有敬天齋詩文稿卒年三十一四子心傳序

人非甚不肖未有不欲學聖賢者究之成聖賢者寥寥無他學焉而不專猶弗學也專焉而不得其門猶弗專也翼不肖過庭之餘聞家夫子述先聘君云絳陽辛先生善學聖賢每于聖賢得力處推勘詳明舉以告人一日家夫子授以四子心傳曰此

辛先生未傳之書得之太平廉範字諱有聲手錄者惜歲久蠹蝕曷寫莫辨翼受而卒業竊歎顏子克己曾子誠意子思之中和孟子之性善皆四子得力處被先生數言道破先生眞善學聖賢哉學者誠能由先生而見四子由四子而見堯舜周孔謂是書爲四子心傳可謂是書爲千百聖賢心傳亦可翼不揣下愚參攷錯訛附以箋註復命于家夫子請廣其傳云

婁山弟子

閻先生擢

閻擢絳州人康熙丁酉鄉試副榜一日讀婁山侍側紀略序奮曰擢向讀辛丑房稿意先生爲江南名宿今始知爲洪洞人遂執贄門下佔畢不輟模範理學諸名公至忘寢食蓋有得于呂涇野馮少墟安貧甘淡之說者參五經堂文集及門起予記

謹案閻氏外尚有河津陳大美長婁山十三歲翼城呂元音長婁山十二歲並來受業又有垣曲石雲根亦婁山高第弟子並見及門起予記

婁山交游

傅先生山別見亭林學案

李先生顒別爲二曲學案

冉先生覲祖別見敬庵學案

魏先生象樞別爲環溪學案

熊先生賜履別爲孝感學案

高先生世泰別爲梁溪二高學案

張先生夏別見梁溪二高學案

陸先生隴其別爲三魚學案

陳先生廷敬 別見環溪學案

竇先生克勤 別見潛庵學案

韓先生菼 別見望溪學案

王先生士禛 別見愚山學案

李先生生光

李先生光字闇章絳州人明諸生受學於辛復元之門崇禎甲申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構草堂燕處其中諸弟子羅列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彙編二書衛道甚力又有正氣猶存西山閣筆友于集參國朝學案小識

党先生成

党成字憲公號冰壑絳州人布衣學以朱子爲宗用力之要曰明理曰去私曰小心照察于四子書反覆玩味於學庸尤精生平不求人知州守前後表其宅里舉純孝舉實學復其租庸皆若罔聞知魏敏果公象樞貽書商學太守袁公禮幣式閭敦請開講先生終曲爲善辭婁山稱爲古之狷者著有大學澹言中庸澹言中庸學思錄日知錄致知階略仰思記冰壑文集參國朝學案小識

辨朱陸異同 文二篇見國朝學案小識

本心物理原非二道朱子之意謂夫物理之卽我心也惟氣拘物蔽本心之量多有未盡故務精究物理以存養充廣之久焉則物理明而心量全矣陸氏之學亦謂本心之理無不具也乃專事本心而脫略典籍遂使本心不充而學流於曲此二家之大略也今人類有兩可其說以爲陸是尊德性而朱是道問學者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而實尊德性者也陸氏則自

錮其德性矣尙何尊之可云乎此是則彼非此正則彼邪有不容兩可於其閒者也陸氏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物外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卽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爲君子皆欲持世敎皆欲崇天德皆欲無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乎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注脚又言不識一字管取堂堂作大丈夫蓋倚吾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之見而偏焉者也本宗杲德光之緒亂鄒魯濂洛之傳稽其流弊較孟子之言楊墨其害有甚焉者也

答師淸寰書

象山議論猶其近理者至陽明則其大亂眞者也論象山外迹則誠如陽明之序若採其原本人倫物理天下國家象山果無害乎此義自可向知者道也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曰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所檃括者何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法台敎摘出格物窮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似乎於朱子面目尙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陸氏之學自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敎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惡之念忘其先主之言只

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誣爲我心註脚此道正義可指日而了然矣倘不屑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諸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爲爲善去惡令人一見卽爲所惑不知曾於此等處看破否也象山之徒有病狂喪心者有飲酒罵人者其病狂喪心者卽異教中所謂著魔者也其飲酒罵人者卽異教所謂訶佛罵祖者也以爲我既了道便一了百當任我棒焉任我喝焉無所不可也凡此等者固其人之不才實師學之誤人也堯舜之道譬則日月也陸氏之道譬則燭炬也堯舜之靜淵淵其淵也陸氏之靜池沼之澄也神聖而至堯舜其間儘有等級若謂屏去私欲心不外放卽是絕頂聖賢遂將堯舜孔孟併歸於守心地位高下實覺不倫此事當更作商量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言原本但正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豪釐之間總之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閒似吾儒者吾儒話頭亦有閒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欲以非而混其似久將以是而斥爲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辦也

曹先生續祖

曹續祖字子成號陶庵大盈人順治甲午舉人養母不仕從實事實理推勘精細一言一動皆可端風俗著有四書遵註綱領

臥雲洞草 參國朝學案小識

清儒學案卷二十八終

天津徐世昌

清儒學案卷二十九

二曲學案

二曲以悔過自新爲入德之基反身求己言言歸於實踐爲高談性命標榜門戶者痛下鍼砭論學雖兼取程朱實以陸王爲主體述二曲二曲學案

李先生顒

李顒字中孚盩屋人學者稱二曲先生父可從明季爲材官從勦流賊張獻忠於襄陽兵敗死之母彭欲以身殉先生年甫十六哭曰母殉父固當兒亦必殉母是父且絕也母乃止以父瀕行抉留齒葬之曰齒塚日以忠孝節義爲教先生事母孝饑寒清苦自拔流俗家貧不能具脩脯從師自讀經書既解文字從

人借書博覽子史旁及九流二氏之籍得其會通由博返約身體力行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年未四十學已大成關中人士多從講學先以父戰歿欲往求遺骸母老不能離母喪廬墓三年不釋服徒步至襄陽覓遺骸不得晝夜哭縣令張允中感其孝爲其父立祠以同戰死事者附焉造塚於戰場名曰義林常州守駱鍾麟初爲盩厔令造廬請業事之如師至是迎至常州講學以慰學者之望無錫江陰靖江爭來迎所至聽講者雲集執贄門下甚衆爲建延陵書院肖像奉之歸主關中書院總督鄂善以隱逸薦被徵辭以疾詔俟病愈入京禮部又以海內眞儒薦得旨召對有司敦促遂稱疾篤舁至行省大吏詣榻前勸行絕粒六日大吏猶欲强起之拔刀自刺乃予假治疾自是閉門不與人接聖祖西巡欲見之傳旨復召先生曰吾其死矣大吏爲陳廢疾狀乃止賜御書操志高潔扁額徵其著述令子慎言呈進四書反身錄二曲集二書上親諭慎言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康熙四十四年卒生平安貧樂道屢空不受餽遺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此一事稍立異正自無害當事慕名踵門辭不得則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然於利害在民者未嘗不爲當事力言論學以悔過自新爲宗旨以靜坐觀心爲入手謂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下學上達一以貫之至諸儒之說醇駁相間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論治道以正人心爲根本集中條議救荒事宜剴切詳盡實可

施行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注疏糾謬二十一史糾謬易說象數蠡測既而以爲近於口耳之學無當於身心不復示人門人錄其講學之語告曰授受精微不在於書要在自得故巾箱所藏惟以反身錄示學者道光初御史牛鑑請從祀文廟格於議特祀鄉賢宣統三年總督長庚復申前請未及議行參國史儒林傳全

祖望撰宻石文
吳懷清撰年譜

四書反身錄

格物乃聖學入門第一義入門一差則無所不差毫釐千里不可不愼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誠正修齊治平之則大學本文分明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用功先後之序層次原自井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與物有本末是一瀉說後儒不察遂昧卻物有本末之物將格物物字另認另解紛若射覆爭若聚訟竟成古今未了公案今只遵聖經依本文認定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從而格之循序漸進方獲近道格物二字卽中庸之擇善論語之博文虞廷之惟精博文原以約禮惟精原以執中格物原以明善大人之學原在止至善故先格物以明善善非他乃天之所以與我者卽身心意知之則而家國天下之所以待理者也本純粹中正本廣大高明涵而爲四德發而爲四端達而爲五常見之於日用則忠信篤敬九思九容以至三千三百莫非則也如此則是善不如此卽是惡明乎此便是知至知至則本心之明皎如白日善惡所在自不能掩爲善去惡自然不肯姑息便是意誠以此正心則心正以此修身則身修以此齊家則家齊以此治國則國治以此平天下則天下平卽此便是止至善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若舍卻至

善之物不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理不窮而冒昧從事欲物物而究之入門之初紛紜轇轕顓於支離此是博物非是格物卽以身心意知家國天下言之亦自有序不先究其身心意知而驟及於家國天下之理猶是緩本急末昧其先後尙不能近道況外此乎今須反其所習舍去舊見除四書五經之外再勿泛涉惟取近思錄讀書錄高景逸節要王門宗旨近溪語要沈潛涵泳久自有得方悟天之所以與我者止此一知知之所以爲則者止此至善虛靈不昧日用云爲之際逐事精察研是非之幾晰義利之介在在處處體認天理則誠正之本立矣夫然後由內而外遞及於修齊之法治平之畧如衍義衍義補文獻通考經濟類書呂氏實政錄及會典律令凡經世大猷時務要著一一深究細考酌古準今務盡機宜可措諸行庶有體有用

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夫是之謂格物否則誤以博物爲格物縱極博盡義皇以來所有之書格盡宇宙以內所有之物總之是舍外逐末昔人謂自笑從前顚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喪志愈甚去道愈遠亦祇見其可哀也矣

問紀綱制度禮樂兵刑皆治平所關乃平天下傳略不之及何也曰有了本不愁末平天下傳言先愼乎德言理財用人以義爲利以端出治之本本立則紀綱制度禮樂兵刑因事自見若本之不立縱紀綱制度禮樂兵刑一一詳備徒粉飾太平耳宇文泰之於周唐太宗之於唐治具非不粲然可觀而治化果何如哉貞觀之政雖幾致刑措然本源不正既無天德又安有王道此正所謂五霸假之乃有識者之所羞道也

問中庸以愼獨爲要請示愼之之功曰子且勿求知愼先要知

獨獨明而後愼可得而言曰注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曰不要引訓詁須反已實實體認凡有對便非獨獨則無對卽各人一念之靈明是也天之所以與我者與之以此也此爲仁義之根萬善之源徹始徹終徹內徹外更無他作主惟此作主愼之云者朝乾夕惕時時畏敬不使一毫牽於情感滯於名義以至人事之得失境遇之順逆造次顚沛生死患難咸湛湛澄澄內外罔間而不爲所轉夫是之謂愼

問致曲曰曲是委曲吾人良知良能之發豈無一言一事之善只是隨發隨已不能委曲推致與不學何異所貴乎學者止當在此處察識此處著力如一念而善卽推而致之以擴其念一言之善卽推而致之以踐其言一事之善卽推而致之令事事皆然纖悉委曲無一不致猶水之必東雖灣曲轉折不能爲之障礙纔得達海

問尊德性曰尊對卑而言天之所以與我而我得之爲一身之主者惟是此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其所屬以供役使者也本是尊的本廣大精微高明中庸而有德故謂之德性只因主不做主不能鈐束所屬以致隨其所好反以役主靈臺倣擾天君勿泰尊遂失其爲尊不容不問學以尊此尊問是問此德性學是學此德性若問學而不以德性爲事縱向博雅人間盡古今疑義學盡古今典籍制作可侔姬公刪述不讓孔子總是爲耳目所役不惟於德性毫無干涉適以累其德性須一掃支離蔽錮之習逐日逐時逐念逐事在德性上參究體驗克去有我之私而析義於毫芒以復其廣大精微愈精微愈廣大不溺於聲色貨利之污而一循乎中庸以復其高明中庸愈中庸愈高

明德性本吾故物一意涵養德性而濬其靈源悟門既闢見地自新謹節文矜細行不耽空守寂斯造詣平實夫如是德豈有不至道豈有不凝乎

古者道德一而風俗同師無異指學無異術無希闊遼絶元妙可喜之論滑汩其間咸有以全乎知能之良而循夫綱常彝紀之分民協於中世登上理三代之衰道術不一學始多歧賊德敗義漸以成俗孔子惕然有感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所以爲世道人心之防者至矣雖未明指其開端之人然而惡鄉愿之亂德三致意焉是孔子同時異端蓋即鄉愿也戰國異端則告子許行莊周鄒衍鄧析公孫龍子之屬紛紛藉藉所在爭鳴而楊朱墨翟爲我兼愛之說尤爲世所宗尚孟子目擊其弊以爲生心害政烈於洪水辭而闢之其說始熄漢唐以來異端託老氏以行世如魏伯陽之仙術張道陵之符籙皆足以蠱人心志而釋氏五宗雲布禪風盛興卑者惑於禍福高者醉於機鋒率天下之人棄實崇虛波靡失中其爲害何可勝言程朱從而闢之人始曉然於是非邪正之歸今其說雖未盡熄要之不至生心害政其生心害政惟吾儒中之異端爲然蓋吾儒之學其端肇自孔子思孟賡續程朱表章載之四書備矣無非欲人全其固有之良成已成物濟世而安民也吾人讀之果是體是遵全其固有之良乎果人已兼成康濟民生乎否則止以榮肥爲計其發端起念迥異乎此與四書所載判然不同非吾儒之異端而何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程子以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其言有云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余亦云儒外異端之害淺而

易闢儒中異端之害深而難距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問馳心於詞章名利明悖四書固自異於吾儒之實間有覺其非而志恥同乎流俗反經與行究心理學者所在亦不乏人曰理者人心固有之天理即愚夫愚婦同然之良而已此中庸平常之道也乃世之究心理學者多舍日用平常而窮元極賾索之無何有之鄉謂之反經而實異於經謂之興行而實不同於日用平常之行其發端起念固卓出流俗詞章之上而流蕩失中究異於四書平實之言是亦理學中之異端也故學焉而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

問夫子以生民以來未有之至聖何不立法創制自我作古而乃信古述舊何也曰惟其不師心自用而信古不立法創制而述舊此夫子所以爲至聖也後世紛紛多事正坐在上者自恃聰明不率由舊章而輕改祖宗法度在下者自逞已見不則古稱先而弁髦聖賢遺訓立異好奇雄視百代高擡其心不在本位此天下所以不治而眞儒所以不多見也

書稱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今學者倣精神於無用之虛文其於當代章程尙多茫然況古之典則乎譬猶正牆面而立一無所見匪見胡獲匪獲胡成學無實用世乏良材蓋有由矣

問克復之旨曰解者已無賸義只要實克實復不可再涉言詮人千病萬病只爲有已是以天理之公卒不能勝夫人欲之私須是將心上種種嗜好種種繫戀及名心勝心人我心自利心一一省察克治如猛將克敵誓不兩立必滅此而後朝食不勝不休上蔡謂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者克將去而薛文清亦云萬

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湛然之體此皆
前輩折肱之言可爲克已之證
人心易放天理難純不有以隄防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莫非隄防之實若憚其煩苦而樂於自便是自
決其隄防也隄防一決何所不至
天之生物有物則有禮卽吾人生來自有之則也以其自有而
自循之故曰復心無意必固我動靜悉協天則卽心卽矩卽心
卽仁
士生於今日勿先言才且先言守蓋有恥方有守也論士於今
日不專在窮深極微高談性命只要全其羞惡之良不失此一
點恥心耳不失此恥心斯心爲眞心人爲眞人學爲眞學道德
經濟咸本於心一眞自無不眞猶水有源木有根恥心若失則
心非眞心心一不眞則人爲假人學爲假學道德經濟不本於
心一假自無所不假猶水無源木無根
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仁在其中曰亦看各人所學所志
若何耳若爲明道存心而學篤志不變自然所問所思莫非明
道存心之實如是則道明而心存仁在其中矣若止爲博物宏
通而學志在問無不知自然所問所思惟以博物宏通爲事問
既浮泛不切思又間雜憧憧如是則道晦而心放雖欲仁焉得
仁昔上蔡別程子一年程子問近日作何工夫對曰惟去得一
矜字程子謂人曰此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今吾曹非不學
非無志亦常問亦常思但恐所學所志所問所思非爲明道非
爲存心耳果實實落落省察克治如上蔡之消磨氣習實去其
疵乎此處須切已自勘愼勿徒作一番講說已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今庠序未嘗不設學校各處皆有而教安在哉不但立身行已之道濟世安民之務夢想所不及即章句文藝之末習登堂畫卯之故事亦寥寥無聞士不皆才豈士之罪與焉及此可爲太息

政治由於人才人才出於學校學校本於師儒是師儒爲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亂之關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此探本至論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勿同者理義同也若舍理義而言心則心爲無矩之心不是狂率恣肆便是昏冥虛無故聖狂之分吾儒異端之分全在於此必也循理蹈義而不爲欲所蔽斯俯仰無怍而中心悅無涯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千古學問斷案千古學問指南也故學問而不如此學問之謂何放心不一放於名放於利放於聲色放於詩酒放於博奕放於閒談放於驕矜固是放即數者無一焉而內多游思外多惰氣虛明寂定之體一有昏昧滲漏亦是放故雖清濁不一其爲放則一問求之之要曰要在識得眞心能識眞心自然不放即放亦易覺曰如何方是眞心曰惺惺不昧天然一念是也

良知人所固有而人多不知其固有孟子爲點破陽明先生不過從而申明之耳若以良知爲偏爲非是以孟子爲偏爲非自己性靈爲偏爲非矣自己不認自己惑也甚矣

問學須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中正無弊單致良知恐有滲漏曰識得良知則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有著落調理脈息保養

元氣其於治病於標者自不可同日而語否則主敬是誰主敬窮理是誰窮理存甚養甚誰省誰察

民有恒產然後可望其有恒心故明君將欲興學校以教民必先有以制民之產所以然者衣食足然後可望其知禮義也後世言治者動曰興學校卻全不講爲民制恒產不知恒產不制而責民以恒心是猶役餒夫負重驅羸馬致遠縱勉强一時究之半途而廢耳此卽以古先聖王教民之法教之尙不可望其一道德同風俗況以後世苟且具文嘗試而可望其治禮義哉

王道既湮不特後世無行先王之道者卽求一知治本者與之言先王之道亦不可得可歎也夫

井田之行古今紛如聚訟有一輩人謂必可復有一輩人謂必不可復夫大冬之可爲大夏萌芽之可爲合抱安在井田之必不可復於後世然大冬之不能遽爲大夏萌芽之不能遽爲合抱又安在井田之能遽行於今日兩家各執一偏而不能相通宜其牴牾而不合也卽如三代而後授田之制唐爲近古然實緣周隋遺制而緣飾之以成其制今謂井田之必不可復何以於王制久湮之後而唐獨能行之今謂井田之可以遽復何以留心均田之周世宗而終未能行大率古法無必可復亦無必不可復亦視乎其時與人耳學者論古不時之思而區區執可不可以爲說者是游談無根之說非定論也

悔過自新說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先立乎大標宗或以心之精神爲聖標宗或以自然標宗或以復性標宗或以致良知標宗或以隨處體認標宗或以止修標宗或以

知止標宗或以明德標宗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總是開人以悔過自新的門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當時講學費訂多辭說庶當下便有依據所謂心不妄用功不雜施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也

或曰從上諸宗皆辭旨精深直趨聖域且是以聖賢望人今吾子此宗辭旨粗淺去道迂遠且似以有過待人何不類之甚也

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照者浮雲蔽之也雲開則日瑩矣吾人所以不得至於聖者有過累之也過滅則德醇矣以此優入聖域不更直捷簡易耶

吾之德性欲圖有以新之此際機權一毫不容旁貸新與不新自心自見譬如飲水冷暖自知久之德充於內光輝發於外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厥初用功全在自己策勵

性吾自性也德吾自德也我固有之也曷言乎新新者復其故之謂也辟如日之在天夕而沉朝而升光體不增不損今無異昨故能常新若於本體之外欲有所加謂以為新是喜新好異者之為而非聖人之所謂新矣

同志者苟留心此學必須於起心動念處潛體密驗苟有一念未純於理即是過即當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於懈即非新即當振而起之若在未嘗學問之人亦必且先檢身過次檢心過悔其前非斷其後續亦期至於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稍懈而後已蓋人之所造淺深不同故其為過亦巨細各異摻而剔之存乎其人於以誕登聖域斯無難矣

眾見之過猶易懲艾獨處之過最足障道何者過在潛伏潛而

未彰人於此時最所易忽且多容養愛護之意以爲鬼神不我覺也豈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舜跖人禽於是乎別故愼獨要焉

幾者事之微而吉凶之所由肇端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有不善未嘗不知故可與幾也知之未嘗復行故無祇悔也吾儕欲悔過自新當以顏氏爲法吾儕既留意此學悠悠忽忽日復一日與未學者同爲馳逐終不得力故須靜坐靜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是故程子見人靜坐便以爲善學何者天地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之學不靜極則不能超悟況過與善界在幾微非至精不能剖析豈平日一向紛營者所可辨也

人人具有此靈良知良能隨感而應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騎驢覓驢是以謂之百姓學之如何亦惟求日用之所不知者而知之耳曰知後如何曰知後則返於無知未達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知體本全不全不足以爲知仁者見之以爲仁知者見之以爲知見相一立執著未化終屬半鏡

一內外融微顯已應非後未應非先活潑潑地本自周圓有所起伏自窒大全

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虛而靈寂而神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咸宜若無故起念便是無風興波即所起皆善發而爲言見而爲行可則可法事業烜卓百世尸祝究非行所無事有爲之爲君子不與也

無念之念乃爲正念至一無二不與物對此之謂止此之爲至善念起而後有理欲之分善與惡對是與非對正與邪對人禽之關於是乎判所貴乎學者在愼幾微之發嚴理欲之辨存理克欲克而又克以至於無欲之可克存而又存以至於無理之可存欲理兩忘纖念不起猶鏡之照不迎不隨夫是之謂絕學夫是之謂大德敦化

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順此生機方是活人日充月著完其分量方是人中之人立人達人轉相覺導由一人以至於千萬人由一方以至於千萬方使生機在在依貫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問得力之要曰其靜乎曰學須該動靜偏靜恐流於禪曰學固該動靜而動則必本於靜動之無妄由於靜之能純靜而不純

安保動而不妄昔羅盱江揭萬物一體之旨門人謂如此恐流於兼愛羅曰子恐乎吾亦恐也心尙殘忍恐無愛之可流今吾輩思慮紛拏亦恐無靜之可流

新建論動靜合一此蓋就已成言方學之始便欲動靜合一猶未馴之鷹鸇欲其去來如意鮮不颺矣卽新建之盛德大業亦得力於龍場之三載靜坐靜何可忽也

富平答問

君子爲學貴博不貴雜洞修己治人之機達開物成務之畧如古之伊傅周召宋之韓范富馬推其有足以輔世而澤民而其流風餘韻猶師範來哲於無窮此博學也名物象數無賾不探典故源流纖微必察如晉之張華陸澄明之升庵弇州扣之而不竭測之而益深見聞雖富致遠則乖此雜學也自博雜之辨不明士之緐故紙泛窮索者便侈然以博學自命人亦翕然以博學歸之殊不知役有用之精神親無用之瑣務內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經世宰物祇見其徒勞而已矣

窮理而不居敬則聞見雖多而究無以成性存心便是俗學居敬而不窮理則空疏無用而究不足以經世宰物便是腐儒故必主敬以窮理使心常惺惺方能精義入神隨博隨約庶當下收斂不至支離外馳德業與學業並進知行合一其在斯乎故內外本末必一齊俱到庶用功著力始爲喫緊

姚江當學術支離蔽錮之餘倡致良知直指人心一念獨知之微以爲是王霸義利人鬼關也當幾覿體直下令人洞悟本性簡易痛快大有功於世教而末流多玩實致者鮮往往舍下學而希上達其弊不失之空疏杜撰鮮實用則失之恍惚虛寂雜

於禪故須救之以考亭然世之從考亭者多闢姚江而竟至譁言上達惟以聞見淵博辯訂精密爲學問之極則又矯枉失直勞罔一生而究無關於性靈亦非所以善學考亭也卽有稍知向裏者又祇以克伐怨欲不行爲究竟大本大原類多茫然必也以致良知爲本體以主敬窮理存養省察爲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愼從視聽言動加修庶內外兼盡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廢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故學問兩相資則兩相成兩相闢則兩相病

文集

答張敦庵書

曩謬竭愚衷吐人不敢吐之隱洩人不敢洩之秘無非欲高明直下敦大原識本體耳誠識本體循下學之規由階級而進則收攝保任好做工夫做得工夫纔算本體來諭謂帶來帶去等語未免涉禪慚悚慚悚然荆川龍溪亦曾有是言可覈也夫學必徹性地而後爲眞學證必徹性地而後爲實證若不求箇安頓著落處縱闡盡理道總是門外輥做盡工夫總是煮空鎗究將何成耶學部通辯陳清瀾氏有爲爲之也是時政府與陽明有隙目其學爲禪南宮策士每以尊陸背朱爲口實至欲人其人火其書榜諭中外通行禁抑渠遂曲爲此書逢迎當路中間牽强傅會一則曰禪陸再則曰禪陸借陸掊王不勝詞費學無心得何可據爲定論來諭謂陽明之學天資高明者得力易晦庵之學質性鈍者易持循誠然誠然然晦庵教不躐等固深得洙泗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徇迹執象比擬摹倣畔援歆羨之私已不勝其憧憧卑者桎梏於文義糾畫於句讀疲精役慮

茫昧一生而已陽明出而橫發直指一洗相沿之陋士始知鞭
辟著裏日用之間炯然渙然如靜中雷霆冥外朗日無不爽然
自以爲得向也求之於千萬里之遠至是反之己而裕如矣昔
鳳麓姚公遇友以陽明爲詬病公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
公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
固有之即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其
人豁然有醒由斯以觀陽明之學徹上徹下上中下根俱有所
入得力蓋尤易豈必天資高明者始稱易耶然此本辯乎其所
不必辯目前緊要在切己自審如欲做箇德業名儒醇正好人
則程氏遺書朱子錄要薛氏讀書錄胡氏居業錄言純師行純
法於下學繩墨無毫髮走作精研力踐儘足自樹若欲究極性
命大事一徹盡徹一了百了不容不以龍溪集爲點雪紅爐嵐
霧指南輔以象山陽明近溪語錄及聖學宗傳日日寓目食寢
與俱可也

答顧甯人書

體用二字相連並稱不但六經之所未有即十三經注疏亦未
有也以之解經作傳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再見於費隱暨
一貫忠恕章其文集語類二編所載尤不一而足活潑潑地乃
純公偶舉禪語形容道體鞭辟近裏亦藉以導人欽華就實似
無甚害若以語不雅馴則活潑潑地可諱而鞭辟近裏一言實
吾人頂門鍼對症藥此則必不可諱不惟不可諱且宜揭之座
右出入觀省書之於紳觸目警心內典二字出於蕭梁之世是
時武帝崇佛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以儒書爲外盡人事佛書
則內了心性內典之目遂昉於此歷隋唐宋元以至於明凡言

佛書多以是呼之視漢人以元命苞援神契等七緯爲內尤不啻內之內矣然亦彼自內其內非吾儒之所謂內也彼之所謂內可內而不可外吾儒之所謂內內焉而聖外焉而王綱常賴以維持乾坤恃以不毀又豈可同年而語故內典之呼出於士君子之口誠非所宜當以爲戒莊子外物外生外天地艮亦忘形脫累之謂似非虛寂之謂也老子言致虛極守靜篤莊子齊物論成心有見而不虛之謂未成心則眞性虛圓天地同量此後談虛之始然與佛氏之虛寂又自不同蓋老莊之虛是虛其心而猶未虛其理佛氏之虛寂則虛其心並欲虛其理舍其昭昭而返其冥冥雖則寂然不動而究不足以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故此佛氏所以敗常亂倫而有心世道者不得不爲之辨正也

答顧甯人書

不讀佛書固善然吾人祇爲一己之進修則六經四子及濂洛關閩遺編儘足受用若欲研學術同異折衷二氏之是非以一道德而砥狂瀾釋典玄藏亦不可不一寓目辟如鞫盜者苟不得其贓之所在何以定罪參同契道家修仙之書也禪家之所不肯閱兼惠能生平絕不識字亦不能閱其所從入不繇語言文字解經演法直抒胸臆而謂用之參同竊所未安朱子弱冠未受學延平時嘗從僧開謙之游以故早聞其說參同之注乃訓定四書多年之後六十八歲黨禁正熾之時蔡西山起解道州朱子率及門百餘人餞於蕭寺瀕別猶以參同疑義相質事在慶元二年冬非少時注也況伯陽本納甲作參同所云二用無爻位周流游六虛及春夏秋冬內體外用之言皆修鍊工夫

次第非若惠能之專明心性朱子之專爲全體大用而發也然此本無大關辯乎其所不必辯假令辯盡古今疑誤字句究與自己身心有何干涉程子有言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畧採異同也淮南子亦謂精神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索之於末蔽其玄光而求之於耳目也區區年逾知命所急實不在此因長者賜教誼不容默悚甚愧甚

答王心敬書

學須剝皮見骨剝骨見髓洞徹本原直透性靈脫脫洒洒作世間大自在人方一了百了若不窺性靈自成自證徒摹倣成迹依樣畫葫蘆飾聖賢皮膚爲名教優孟後世有述焉吾勿爲之矣

答王天如書

來書疑體用之有二致恐徒求諸文爲之末而不本諸誠明之體蓋以有天德自然有王道而唐虞之際無書可讀皋夔稷契不害其爲王佐齊治均平之效卓乎非後世章句書生所能及也顧今時非同古時今人不比古人以孔子生知之聖猶韋編三絕問禮於柱下問官名於郯子垂老不廢研討朱子謂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古今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而眞爲己物若懼蹈誦詩三百之失而謂至誠自能動物體立自然用

行則空疏杜撰猶無星之戥無寸之尺臨時應物又安能中窾中會動協機宜乎此不學無術寇忠愍之所以見惜於張忠定也故體非書無以明用非書無以適欲爲明體適用之學須讀明體適用之書否則縱誠篤虛明終不濟事茲呂新吾先生諭士說一篇寄覽亦足知空論軀殼餓肚腸究無補於實用分毫也前者所論知覺存養省察等說乃一時有爲而言原非定論來諭得之人爭一箇覺能覺則虛明融徹洞識眞我不覺則昏惑迷昧痺痲一生能覺則爲賢爲聖不能覺則爲愚爲狂若夫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皆不能覺也卽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意見一偏滯而不化皆不足以語覺之大全存養於未發之前省察於已發之後勿忘勿助日新又新則主人惺惺此卽兢業本體又何虛無矯制之有或出或處咸宜善養靜養之餘日用功課當以萬物一體爲心明學術正人心爲念隨機開導使人知畏天檢身悔過自新卽此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世有自私自利之徒竊養晦之名閉其身而弁閉其言無補於世道人心便與天心不屬是自絕於天矣願以爲戒

附錄

先生二十歲後借讀大學衍義通考通志文獻通考二十一史謂函史下編與治平畧文獻通考相表裏有補治道函史上編文纂左編不過分門別類重叠可厭然猶不失爲史學要册若夫卓吾藏書反經橫議害教不淺其焚書可焚斯書尤可焚也閱道藏玄科三洞四輔三十六類每類一一寓目覈其眞贋駁其荒唐閱釋藏辯經論律三藏中之謬悠他若西洋教典外域

異書亦皆究其幻妄隨說糾正
先生嘗著帝學宏綱經筵儀擬經世籥測時務急著其中天德王道悲天憫人凡政體所關靡不規畫既而雅志林泉無復世念原憲悉焚去駱鍾麟時要務序
先生見王省庵爲人醫病教服消積保中丸因言凡積易療惟骨董積非藥石可攻詩文蓋世無關身心聲聞遠播甚妨靜坐二者廓清未淨卽此便是積塵情客氣意見識神一毫銷融未盡卽此便是化卽此便是積功業冠絕一世而胸中功業之見一毫銷融未盡卽此便是積道德冠絕一世而胸中道德之見一毫銷融未盡卽此便是積以上諸積淺深不同其爲心害則一總之皆骨董積也誠知吾性體原無一物自爾忘其所長忘而又忘并忘亦忘始謂之返本還原始謂之安身立命歷年紀畧

顧甯人博物宏通來訪先生與之從容盤桓上下古今靡不辯訂既而歎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吾人當務之急原自有在若舍而不務惟騖精神於上下古今之間正昔人所謂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顧爲之憮然歷年紀畧

先生艱難一生垂老尤甚阨憶無以自存先生自謂陽九百六之阨偏萃於己亦惟順受其正而已大書困卦致命遂志於壁以自堅歷年紀畧

全謝山曰當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峰南方則黃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饑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尤爲莫及完石文

王豐川曰先生崛起道微學湮之後不由師傳獨契聖眞居恆所以自治與所以教人一洗從前執方拘曲之陋而獨以大學明新止善之旨爲標準其言曰眞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爲眞知有眞本體乃有眞工夫有眞工夫乃有眞本體體用一源天人無二信斯言也博文約禮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惟世儒門戶之獄片言可折卽朱陸薛王之家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不惟不悖而反相爲用並異同之形亦可以不存蓋自是而聖學始會極歸極於孔孟矣二曲集序

唐鏡海曰先生處處從身上驗眞修事事從約中求實踐而猶謂踐履勿篤躬實未逮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張浮駕虛自欺欺人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自反之嚴至矣曾子十目十手何以異乎夫先生之嚴如此篤守程朱諸錄及康齋敬軒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初亦有取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注脚爲象山之失滿街都是聖人爲陽明之失則其確示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學案小識

案四書反身錄大旨以陽明良知之說爲宗先生平日教人雖於程朱陸王取其相資而成而仍以陽明爲主體唐氏於陸王之說屏之甚嚴故所論如是

二曲弟子

王先生心敬

王心敬字爾緝鄠縣人諸生年二十五謁二曲受業相從十年二曲每論學喜其英靈謂傳道舍之莫屬著述多出編訂雍正初舉孝廉方正不赴徵年羹堯欲招致幕府見所爲驕縱不法避而不見亦不往謝世宗聞而重之居平不苟言笑終日默坐

有問學者曰反求諸己而已矣學識淹通有康濟之志著有豐川集關學編易說又有尚書質疑詩經說禮記纂春秋原經江漢書院講義文獻攬要家禮宿儉篇歷年洗冤錄學者稱豐川先生參國史儒林傳二曲集宋學淵源記

易說

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事卽是可知聖人繫易之本旨並可以識學易之要領

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眞亦屬捕風捉影

置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含義是謂泥迹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之言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爲當日之言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重申簡易之說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

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著何爲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穿鑿附會何切於實事

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錯綜之處是舍大道而入旁蹊

附錄

江鄭堂曰豐川集中論選舉兵餉馬政區田法圃田法井利說諸篇皆可起行較之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不顧者豈可同

日而語乎宋學淵源記

唐鏡海曰關中之學二曲倡之豐川繼起而振之與東南學者相應相求不失切近篤實之旨焉學案小識

惠先生霳嗣

惠霳嗣字玉虹富平人順治辛丑進士官通海知縣二曲寓富平時從學常侍左右錄所聞爲富平答問二曲歸盩厔欲移家從之通籍後二曲貽書舉呂涇野故事相勉戒其歛而又歛勿狥貨利後居官有惠政歿祀名宦參二曲集富平縣志

張先生珥

張珥字敦庵大荔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襄陵知縣篤學敦品二曲初至同州先生年長於二曲北面請業執弟子禮授以讀儒先諸書之法分明體達用二類別後二曲答書論學謂陽明橫發直指一洗相沿之陋士始知鞭辟近裏勉以切己自審蓋以原書有側重考亭之意也參二曲集東行述大荔縣志

李先生士瓚

李士瓚字文伯大荔人歲貢生事親孝善屬文殫心著述自號玉山逸史年亦長於二曲讀書髓直指本體悟平日筆記爲義襲遂執弟子禮錄口授之語曰讀書次第杜門纂錄先儒語錄以自警年垂九旬無異少壯著有文學正譜羣書舉要孝經要義四書要諦小學約言理學宗言王陳宗言詩餘小譜問疑錄參二曲集大荔縣志玉山集

馬先生稑

馬稑字相九大荔人父嗣煜講洛閩之學時稱二岑先生先生承家學與黨子澄王思若張敦庵王山史李天生等相切劘二

曲所著反身錄學髓皆序而刊之二曲嘉之曰大道無窮吾子能竟聖學忌雜吾子能純著有卷石齋語錄白樓存草（參同州志）二曲集

李先生修

李修字汝欽寶雞人諸生二曲講學關中書院來謁自此棄舉業有志正學請受業二曲卻之後復從於盩屋乃許列門下錄二曲語曰授受紀要其歸也二曲贈言一篇博考儒先書著有心心精一二錄補薛存齋四書說蘊（參二曲集寶雞縣志）

王先生吉相

王吉相字天如邠州人康熙丙辰進士翰林院檢討潛心性命之學登第後來受學二曲嘉其純篤曰眞能爲己者也（參二曲紀畧邠州志）

甯先生維垣

甯維垣蒲城人偕張敦庵李文伯從二曲講學服膺學髓得知行合一之旨（參國史儒林傳）

徐先生超

徐超字斗一武進人二曲南游講學於常州執贄門下二曲歸陝時貽書論學稱其所著易說修暢妥確（二曲集）

張先生濬生

張濬生字子邃武進人偕張斗一從二曲歷無錫江陰靖江講學同錄錫山語要東林彙語（二曲集）

陸先生士楷

陸士楷字介夫武進人二曲誨以爲學大要歸於治心記所聞曰傳心錄著有尚書彙纂必讀二曲稱其簡潔明暢（二曲集）

吳先生發祥

吳發祥字濬長武進人諸生績學好善於鄉邑利弊勇於任事興水利振饑饉皆以私財補助斥產建延陵書院執贄於二曲稱弟子弟位生子英武姪丕武甥邵公甫同列門下二曲欽其行義爲作吳義士傳參二曲集武陽縣志

王先生所錫

劉先生鑌

王所錫劉鑌並嵩陽人來謁二曲於里塾錄其答語爲盩厔答問二曲集

案二曲門下最衆執贄著籍號以千計其成就較大卓稱繼起者以王豐川爲最列爲附案擇其著述有稱事實可紀者並列焉凡見於二曲集確有及門顯據者尚有趙之俊字賈未詳見東行述楊堯階字元升雒南人孟子緝字賈未詳二畧人見歷年紀馬栻馬逢年並同州人字未詳二人見學髓校刊題名吳發育張允復尤霞朱士蛟鄒隆祚字錫簠羊球並常州人見靖江語要馬仲章武功人見張志垣傳傅艮辰字潛齋漢陽人張子達字君明江陵人二人並業商見與張伯欽書諸人並附姓名待考黨克材承祖張志垣吳位生英武丕武邵公甫等各附見其父兄後不復載

二曲交游

白先生煥彩

白煥彩字含貞號泊如同州人明諸生私淑長安馮少墟玩易洗心詩禮春秋多所自得蓄書之富關中稱最讐校精詳學能淹貫鄉先達張太乙武陸海集同志論學每會必至後聞二曲

名偕黨子澄王省庵迎欵於家折節問道二曲因其年長以倍仍推爲先輩序次大意曰學髓授之先生恪守其說率同志結社砥勵不入城市手不釋卷天性孝友恭謹聞人過未嘗出諸口遇物如恐傷之時稱關中文獻（參國史儒林傳二曲集）

黨先生湛

黨湛字子澄同州人嘗言人生須作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儒論學語反心澄觀恍然有契自是動靜云爲卓有柄持父有癲疾掖侍晝夜不離及歿廬墓三年人稱曰孝子有田數畝畝躬耕自給聞二曲倡道冒冰雪訪質所疑終日無惰容二曲稱其志篤養邃爲不可及子克材孫承祖皆命從二曲受學承祖弱冠慕道日記言動自考得失早卒（二曲集）

王先生化泰

王化泰字省庵蒲城人隱於醫篤志理學與同邑單元洲結社講學又與黨子澄相砥勵繼從二曲游閒歲至必久留欲執贄爲弟子二曲以其年長二十餘歲卻之性方嚴面斥人過人有一長推遜自以爲不及拯困扶危樂導人爲善二曲稱爲高士其歿後爲請於郡守表其墓（二曲集）

王先生四服

王四服字思若大荔人明拔貢生績學善文尚氣節不求仕進治園種花集友講學二曲至同州時過其園著有卧園集（參大荔縣志二曲集）

張先生承烈

張承烈字爾晉號澹庵武功人諸生少尚任俠後折節讀書潛

心周程儒先之說與白合貞王爾緝諸人相切劘二曲稱其學凡三變愈變愈正引朱子贊橫渠語曰勇徹皋比一變至道謂澹庵眞有徹皋比之勇子志垣從二曲受業（二曲集）

惠先生思誠

惠思誠字含貞盩厔人諸生二曲少與共學稱其孝友忠信靜默寡言尠所尤悔自初交至垂白未見有疾言遽色二曲晚杜門謝客惟先生及顧亭林至卽啟鑰語言無間歿爲作傳稱曰粹德高士平生心交也（二曲集）

李先生柏

李柏字雪木鄠人少孤貧事母至孝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盡棄帖括日誦古書母强之就試爲諸生母歿棄衣巾避荒居洋縣太白山中屏迹讀書嘗一日兩粥或半月食無鹽時忍饑默坐自誦曰貧賤在我實有其門出我門死入我門生又曰牛被繡鸞刀就又曰古之人有七日不食者有三旬九餐者有食木子橡栗者有屑榆者有一日長坐者有餐氊嚼雪十九年者蓋有主於中不動於外抱節死義不忘溝壑也昕夕謳吟拾山中櫸葉書之門人都其集曰櫸葉集二曲少與訂交中年約同入山未果後爲姻家（參國史儒林傳　雪木年譜）

李先生因篤（別見亭林學案）

王先生宏撰（別見亭林學案）

顧先生炎武（別爲亭林學案）

高先生世泰（別爲二高學案）

吳先生光

吳光字興成號野翁武進人明諸生入太學少從伯父鍾巒講

學東林究心經濟甲申後絕意人事二曲講學常州互相商證
著有大學格致辨論孟合參中庸臆說讀書錄鈔詩文集於易
尤粹有易粕十箋參二曲集武陽縣志

陸先生卿穀

陸卿穀字儁公武進人明崇禎壬午副貢蔭中書舍人篤學不
求仕進二曲至常州先生年已八旬相與論學命子士楷受業
門下殁二曲爲作傳二曲集

秦先生松岱

秦松岱字燈巖無錫人潛心陽明之學搆願學齋肖像事之二
曲講學無錫特邀於淮海宗祠聚族人聽講二曲稱其學敦大
原身體力踐深相契合別後屢與書爲訂正道南祠從祀者須
論出處不可因推尊東林一概增入二曲集

范先生鄗鼎別爲婁山學案

楊先生甲仁

楊甲仁二曲集作甲仍字愧庵射洪人貢生康熙乙亥考授中書通六
經之旨旁及諸子百家釋道之書師事湖南劉麗虛有悟歸而
講學發明性命之旨過長安見二曲留十餘日互相參證著有
易學驗來錄北游芙城諸錄射洪縣志

駱先生鍾麟

駱鍾麟字挺生臨安人順治丁亥進士副榜官盩厔知縣爲政
先教化春秋大會於明倫堂進諸生迪以仁義忠信之道增刪
呂氏鄉約頒學舍朔望詣里社講演立學社擇民間子弟授以
小學孝經訪耆年有德孝弟著聞者見與鈞禮歲時勞以粟肉
以師禮事二曲數造其廬二曲以孤行忤俗賴其調護後擢常

州知府迎至講學創建延陵書院率僚屬及薦紳學士北面聽講手錄二曲論治之語曰匡時要務其屬縣無錫江陰靖江諸有司爭禮致二曲二曲爲發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說士林蒸蒸向風吏治亦和連遭親喪以毀卒二曲感其誠摯於其喪執紼服參先正事略二曲集

蔡先生啟肩

蔡啟肩字紹元泰安人明諸生治五經從游甚眾先德業而後文藝言動繩以古禮甲申後杜門奉親罕與世接嗜儒先諸書潛體默驗多所自得著有四書解鑑觀錄文集弟啟賢官盩厔學官先生令代肅贄於二曲貽書往復以質所疑歿後二曲爲作傳又致書提學請表章之二曲集

案二曲講學名盛關中人士樸厚景從者眾往往年長幾倍折節敬禮如白含貞黨子澄諸人且有傳爲列門下者然學髓爲含貞所手錄卷首題教下生白某後乃列門人某某同校二曲文中亦仍以先輩相推當時相處在師友之間不得竟目爲弟子也駱挺生雖稱師事於匡時要務卷首序文自署晉陵守駱某則亦非竟執弟子禮者今仍列諸交游以從其實

二曲私淑

王先生承烈

王承烈字遜功號復庵涇陽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遷御史巡城執法方嚴不逞之徒皆畏避嘗召對講大學明明德章反覆敷陳格致誠正之義上嘉之出爲湖北糧道歷官至刑部侍郎雍正七年卒年六十四先生自少勤學博涉羣書年

四十始兄事豐川王先生心敬講明心性修己治人之學以第一等人可學而至及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門下益研究宋儒書著日省錄切己內考志在力行又著有復庵詩說六卷復爲尚書解病中草竟今文二十八篇云參朱軾撰墓誌方苞撰墓表蔡世遠撰神道碑

孫先生景烈

孫景烈字酉峰武功人早舉於鄉爲商州學官不受諸生一錢雍正間大吏以賢良方正薦賜六品銜乾隆己未成進士官翰林院檢討以言事忤旨放歸家居講學三十年絕聲氣之交主關中書院蘭山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雖盛暑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端公爲入室弟子嘗語人曰先生冬不鑪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爲關中學者所宗參國史儒林傳宋學淵源記

清儒學案卷二十九終

天津徐世昌

起庵學案

起庵衍陽明之緒而以孟子求放心爲入手功夫兼重居敬窮理謂釋氏以存心爲了局吾儒以存心爲起手辨析甚明體驗切實與夏峯宗旨大同途轍互有出入鏡海唐氏概以心宗屏之隘矣述起庵學案一

張先生沐

張沐字仲誠號起庵上蔡人順治戊戌進士康熙初授直隸內黃知縣縣苦賦役不均令田主自首不丈而清行十家牌法奸究斂迹大旱自八月不雨至明年九月民饑力籌賑濟捐資爲倡勸富民貸粟官爲書其數俟秋穫取償人爭應之民免流徙

爲政務德化令民各書爲善最樂四字於門以自警著六諭敷言俾人各誦習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莫不欣欣嚮善在任五年坐事免左都御史魏公象樞疏薦起授四川資縣途出內黃民遮道慰問至官值吳三桂據瀘州羽檄如織城中戶不滿二百入山招撫量爲調發供軍民不擾累滇事平以老乞休歸先後主講登封禹州汝南開封書院晚闢白龜圃四方學者從之卒年八十三先生自幼勵志爲聖賢官內黃時講學明倫堂學者興起湯潛庵過境與語大悅貽書孫夏峯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因以禮幣迎夏峯至縣講學夏峯以所輯理學宗傳相與商訂刊行先生之學與夏峯同出陽明亦兼取程朱初宗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說作道一錄以闡明之作學道六書以教門人發揮心學以一念常在四字爲主後乃取程朱居敬窮理之說自謂道一錄及六書中有未當復加刪正標立志存養窮理力行盡性至命六者爲學者致力之次第其言視夏峯愈爲切實所著又有五經疏略圖書祕典一隅解溯流史學鈔行於世子炯煓並從夏峯學參史傳先正事略夏峯年譜洛學編溯流史學鈔游梁書院講語

立志

志者至上之氣也此天命於人之性自生此一段志氣出來願善不願惡願爲君子不願爲小人所謂人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今謂人曰爾惡爾小人必憤怒不受此本來一念最强最卓又最眞慤無一毫假僞學者爲學亦必從此處學起要立住這箇志不使走作便是人生一箇本源如木之有根自然滋長漸成棟梁之材如水之有源自流去漸成渠川達乎大海雖以孔子

之聖亦必十五志三十而立後方有進其教人先在志於道顏子必仰鑽瞻忽有此志了方教以博文約禮學記曰士先志大學古人爲學次第而明德親民入手功夫在止至善亦是立志如此志定了而後能靜安慮得中庸未發之中亦是闇然中先立箇志以爲天下之大本故篇末結言可與入德矣卽引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以釋之則立志爲第一層功夫豈不信哉而今學者未有立志功夫如何想有善無惡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乎言之甚可懼然又有說志是天命率性的物似宜聽他自會立緣何又要我去立他所以異端家反說聖人多事這正是異學不明心性處性不是一物性字從心從生乃心生生之機耳至虛至靈有感卽生如乍見之惻隱怵惕初感必生善念卽志之端未幾別感又生不善初志自是難立然此虛靈之性層層會生於是又生出良知來以察識吾志又生出良能來以持守吾志是因不立乃又生立也是這立的工夫亦性之自生天所命也故易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天本命人以知能功夫乃其休美之命而君子奉順之故異端家不識性也問立之功何如曰在親前生孝的志便每日將此孝志立一立教定在君前生忠的志便每日將此忠志立一立教定在民物上生仁愛的志便每日將此志立一立教定如此自不走作不用立的工夫偶發一志不算志也此天命人性本是箇如此理路用功方成不用不成聽志自立萬無是理近世學者不達此所以終身講志氣終身無志氣也爾等試看亞聖在上是何等人品別無奇處只是立志嘗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我們如何安於凡民又曰士何事尚志我

們爲士明明有志卻說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有而自棄之可惜至於反說理義不好而誹議之是自家暴棄自家更可惜無以對此公

存養

存謂存心養謂養性便是存養那志志乃心之所生而性之端也心猶根志猶苗培灌其根苗自長心不存不養志亦必餒故立志卽次以存養原非兩項學者疑曰心自腔子裏何待存此正學者之大誤以肉心爲心便鹵莽了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可見心是神明之物不存那有心來學者終日悶悶忽忽得過都是舍亡不在之心心不在則不正故大學釋正心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視聽食且然還可濟得甚事豈非皆罔生幸免之人

學者又不知操存如何下手也在大學上止至善是立志定靜安是存養將此至善的心存之又存自定既定又存自靜既靜又存自安存心到靜安處則志深厚牢固而生氣盛矣卽養性也中庸更是存養本源之書從不睹不聞時用戒愼恐懼功夫便是存心實註如此養得箇未發之中以爲天下之大本又是養性實註末後還結重閒然日章而戒的然日亡存養功夫全不稍涉於襲取故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舜曰道心惟微此之謂也舍此隱微更別無入德門路故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操則自存人如何得見子思說得如此明白今人還要從顯處求入路豈不落小人的然套裏去孟子受學於子思不動心章曰持志曰養氣又曰心勿忘勿助長持志心勿忘是箇存字養氣勿助長是箇養字牛山一

章說得存養尤爲親切悚動夜氣不足以存便近禽獸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而況人心不存而養之如何求長進是以盡心章功夫歸於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雖是人事實天命之然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亦是這些子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只是這一些子遂判人禽之關分聖凡之界何也這心是箇仁義禮智胎子存養之久神盈氣足自有迸出時節焉得不異故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仁卽人心義卽人路仁義收藏養得充盛大人之事備矣還愁有不足否人只是放心未收遂不見他本事耳至於大體小體之辨教人先立大體大體立了小者自不能奪若夫深造自得之說教人逢源源頭逢了資取自不可竭孟子累累篇牘那有不是涵養本源之語皆由內學向外由近學向遠今

世反欲從外面學進來叛之遠矣孔子告哀公中才之君亦曰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三三達德所以行之者一由一而三由三而五學之序固然雖中材必由是路今之學者反卑視五道而高三德至於一則茫不敢知矣將欲由五而三由三而一以倒施之由外求內坐假求眞所以後世五道三德中無眞人品也豈天不生才人不好德乎學之誤也一卽乾之一畫心存之專之象也故此心存則明不存則昏存則仁不存則忍存則勇不存則怯一而三三而五自無不行本三故也自孔孟沒心學壞而人品卑至秦漢遂視聖人愈高佛老出而以心學勝之專內置外至枯寂無用自此道學遂爲二氏所溷有宋二程傑起乃以眞心學勝之以存養論敬曰涵養吾一直內方外直接孔孟之傳及朱文公又發揮其說白鹿洞學規曰虞廷之危微精一

孔門之操存舍亡此是心學正傳又曰日用閒空閒時將此心存在這裏截然此便是未發之中此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自見得分曉猶執權衡以度物由此方去窮理又曰日用閒將心存住在這裏如日之升他本自光明廣大我只用些子力去提掇甚覺省便又曰靜中涵養本源轉時雖不能不放去待收回來亦有著落此話豈不似高遠空幻然人之靈貴於萬物正在此處故經曰人者天地之心也陰陽之端也鬼神之會而五行之秀氣也可以參贊天地發育萬物皆是實語只是聖人存養人不曾存養故不知心學之大今有言存養本源者必且訾之爲禪不但不知心學並不知禪禪家亦人耳亦心耳這地釋氏亦不能求異於吾儒吾儒亦不能不同於釋氏但打此遂爲歧路釋氏以存心爲了局吾儒以存心爲起手斯大異矣倍蓰而無算矣安得以一二相近遂目儒爲禪若避此嫌將必舍本求末反自墮諸深淵程子云釋學本心此語亦自偶誤彼只鶻突耳儒學方是本心下了種生了根於是心正身修而生大業矣豈可以先儒一言之誤看壞心字只緣未明功夫爲心耳這裏關竅豈是鹵莽可以識得你們須於日用閒靜坐尋討此心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莫令放失然極難存忽而又必放去又即警省收回或日月至焉或三月不違各人自有資質高下得則以爲悅樂失則以爲憤悔得得失失之閒漸可由生而熟由此窮理而行庶可望於高明廣大矣聖賢豈是可以欲速而得若一求即得聖賢之學亦賤矣

窮理

窮理特存養中一事耳非存心無以窮理窮得理來又以滋養

此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必別作一條目者恐學者不達此中次第先窮理而後存養則誤也不立本而求末以舍亡不存之心去窮理窮出什麼理來卽於理偶有所得亦無處頓放都濫散了故必存養而後窮理窮了理以理養心使此心理充盛飽滿竝非二項故大學次第必定靜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也夫子三十而立是存養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是窮理曰不惑曰知天命總屬知一邊知存於心自屬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大本立了不愁發不中節可見窮理只完存養一事存養窮理功夫乃徹始徹終一大要領程子云纔思便是已發此語未免模糊仄隘不得力中庸學問思辨是窮理實註學得一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問得一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思得一理辨得一理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此時尙未及篤行豈非未發之中乎待篤行方纔是將此理把出豈非天下之大本乎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存養已兼窮理惟其戒懼自不容不學問思辨學問思辨正是戒懼之實學者視爲二般則失之窮理第一在讀聖人經書內外本末精微廣大有體有用靜聖動王一切之理無不俱備及千古來人情變態物理瑣細或善或惡疑似眞僞亦皆各有原委須竭盡心力以身體會而窮究之久久皆爲我得自成一大聰明人若非聖之書似是之言不可誤也誤了便入駁雜搖亂我之胸中雖欲刳去不得矣又須於日間遇事遇物隨在體察未來須預慮得失過去須省察得失現在須斟酌得失善則思其遷過則思其改遷遷改改之中而理愈出道愈精矣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可知他本是箇專管窮理的又是箇極會窮理的故人

心纔定靜安時便思慮自生卻不可說他不該生閒雜思慮要
按伏絕滅他此二氏之大誤也思慮乃天與人之本性生生之
機也豈可令滅凡生一念是好念便將那處好窮究箇來歷再
窮究箇結果眞見其好處有吉無凶此好的理方實爲我有矣
生一念是不好念便將那不好處窮究箇來歷再窮究箇結果
眞見其不好處有凶無吉此不好的理方實爲我無矣此又是
窮理眞切功夫又是存養實際程子曰不是止窮一理眾理皆
通亦不是窮盡天下之理而理始通但於日用閒循序積累窮
上去自漸通悟不必拘定也卽如忠孝的理焉能卽把事君事
父的理盡都窮了方去行忠行孝只是隨日用閒或得或失漸
漸日去遷善改過必有日進之理到我胸中以爲我忠孝之本
也人有終身窮不盡之理卽有終身立不盡之本如今尤有最
要緊當窮的理人之一身五官四肢皆何曾窮究耳那有箇聲
在上面目那有箇色在上面只是會視聽而已口齒那有一碗
飯在上面只是會喫嚼而已手那有物在上面足那有路在上
面只是會持物行路而已窮究其理五官四肢皆是天與了些
功夫令人自做自無所不有若聽之一無所有豈皆罔生乎由
此推之心更是箇空的物何曾有若干理在內只是會學問思
辨而已亦是一片功夫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理生焉不學不
問不思辨亦遂無理二氏不知心性是功夫故以仁義禮智爲
多事爲强作於是都不做功夫惰慢放肆於倫常之外以至虛
寂無用而死也舉業家亦不知心性是功夫又溺信性善有死
板子許多理在其中而日聽其理之自生亦不作功夫及生不
出又曰生質不美讓道德於生安聖人相率而爲惰怠安逸漸

生放肆邪辟自暴自棄而不知悔惟以聖人經書爲作文應試之備學問思辨爲弋取科名之業習而不察聖人學習之旨悅樂之趣君子之成就總不及見可慨也夫

力行

立志時非無行但粗率耳存養非無行雖校細密亦非盡當皆不得不行非眞行也至窮理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理誠於中自形於外則行爲眞行乃不可不力耳所謂篤行之也虞廷之精一亦此次第用窮理之功理既精矣內邊此理行出外邊亦卽此理內外總只一箇故曰一一卽乾晝剛而健行外內無間非有斷裂之謂又惟大學說得次第更是妙絕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格至也不言力行而言知至所謂一也只是一箇極明理的心遇物而至之只完了知的一件事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若此明白心到不了物上到了物上的又不是這明白心此知只算得半截未完也自難罷手此古大學中設法教人力行而止言知至最爲得力隨所致之知便卽知到頭知至而行已至矣雖欲空留一知於胸中不能也若將知行判作二件先知了然後行則窮理功夫本無窮盡可待幾時知完幾時行也未免容人姑將等待而惰慢頹廢之漸生矣卽知行合一之說欲合兩件爲一中間終有歧隔恍惚無把握也今舉業家執訓詁講章之說並以格物爲窮理與致知同一目是大學之法止教知不教行則明知而不能行者多矣又將何法以教之是古大學之法有不備也豈然乎此近今口耳虛囂之病中人最深不可救者職是故也總而言之心自存養窮理後將義與道飽滿慷壯於中自形於外行者形也又自生出力來力者强

以精一物其爲冥行又待言哉將以不忠爲忠不孝爲孝不友信爲友信而仁假義襲帝王齊治平之業不得見矣

盡性

盡性非別有功夫卽立志存養窮理力行層層功夫卽性也卽盡性也性者生也以心生得名非有形可指有象可求若煞認性爲一物則惑矣志心之生也立亦心之生也存之養之則生氣厚又窮理焉則益生至力行則生理盡矣故曰盡性性本虛而能生盡其虛而能生者不使枯槁絕滅也孔子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也若不存存則亦烏有道義哉吾故曰性善是功夫也樂記曰凡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爲心是血氣之物含有知覺在內便是性那裏面竝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只是感於外物當

也慊心而行力自不餒然力行雖天性所自生亦須我自己下力去行難道我不行自行不力自力乎故曰力行近乎仁仁者天之理性之德力行方是性與天道出頭日子不然天性亦虛而烏有乎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我方欲行必有外物來阻撓我切不可遂已必設法強行之若說將就罷了是天理良心已死縱先有存養窮理功夫皆罔然矣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人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道理孰有智不足以知之仁不足以行之勇不足以恥之者況學士有存養窮理功夫但怕偶感於物而忽起私心以間之須要打起本來乾健的意思默默自反自訟自悔自改以致其一則知仁勇自爲奮振而他無所顧忌矣則所以行之者仍是那一也此又強恕之方也如此可見世之冒冒然以力行爲賢而實非以知至物

惻隱者生惻隱當羞惡者生羞惡當辭讓是非者生辭讓是非耳然此亦不過曰端而已天之所能與人不過此端令人接續此端擴充將去則爲仁義禮智此所謂天之休命也不擴充則亦不過端焉而已那有仁義禮智乎乃知性天與人以功夫也不盡功夫已非性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遠之處卽相近之物端則相近習則相遠乃知論語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便是言性也學之習之則生理日出性也纔說不學不習生理已斷卽非性也可見時習不厭續人心之生氣於不死者也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樂善人功而列於天爵者學習卽天之所命也我樂仁義忠信便有仁義忠信若不樂仁義忠信那有仁義忠信若先樂而後倦則亦先有仁義忠信而後無仁義忠信矣正與孔子學習悅樂之旨相發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不如丘之好學人而不好忠信忠信將已不學忠信忠信將枯可見不好學不能恒其忠信也苟卿不知以爲性惡學善儻知學卽性則安敢冒冒然謂性惡哉可知性是功夫可以爲善之物也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可以爲者才也故孟子每每以情驗性以才言性最爲明白才性之爲也可以爲而未爲故似無善無不善也爲則善不爲則不善故似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有肯爲者有不肯爲者故似有性善有性不善也是豈功夫之罪哉故至有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功夫者也說至此告子更無辨矣孟子與滕世子言性善而稱堯舜者堯舜開闢盡性之人也觀二典之文歷歷之語乃憂勤惕厲用功之極者也故爲性之也舜百年倦於勤乃避位生安只是勤又可見矣此正性之之盛生安

之資本來面目也可知用功之極者聖有開者賢半作半輟者中人全不用功民斯下矣或者疑之曰性是功夫人何爲多將功夫用之不善乎曰此物之感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感善則善生感惡則惡生既感又感順逆相生於是又生知善知惡於是又生遷善改惡層層會生順而能逆皆功夫也世人不用功能順感不能逆感故多不善自槁其生理也然而不滅之生意功夫之根株終在也子思作中庸言性之書也性者生生不已者也率所生生不已者而出謂之道道者通也遇有難通則又不已而生修焉率固性也修亦性也故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性也學焉而能愈出慮焉而知愈精者獨非性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性也勉之而愈中思之而愈得者獨非性乎學者若不信性善是功夫之說則性善終無下落告子三說終居其勝雖強言性善只在鏡花水月之中乍明乍滅之際孔孟之道能不息乎

至命

性命一也在天與之謂命在人受之謂性命如詔敕性如職事所詔敕者即職事所職事者即詔敕一也但命職在君而盡職在臣君不得而代爲故天命人以性不能強人盡性有能盡性斯命至矣至之云者天之所以命我者我無一之不至故曰至命非盡性外又有至命功夫也學者往往疑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亦非兩樣天命之性命人以立志存養窮理力行義理之命也其中有盡義理而昌者栽者培之也有不盡義理而亡者傾者覆之也此爲氣數之命亦義理也有盡義理而不皆昌天將厚之以子孫也不盡義理而不皆亡天將厚其凶以殲之

也此爲氣數之命亦義理也氣數有正無憾之天乃命之常也氣數有變有憾之天命之偶然也自宜順受其正而聽其變小人不知正命立巖牆之下以俟命可乎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以至身死國亡可乎君子總齊之以義理庶幾無差謬也學者若信不及命之理子思作中庸固已闡發極明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是箇虛空的卻把何理命於人只命人箇不已這不已乃天之所以爲天也即以所以爲天者命之人而已試看天何有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運行不已便是天若有一時停住便不成天可見不已即天之眞精神健行者也以此健行之眞精神降生於人人得之爲性性亦健行不已者也故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是文王盡性者也即至命矣能盡不已之性

便到了不已之命地位今人多舍中庸之解別講所命之理恐或妄矣中庸於成己成物時措咸宜之後接言至誠無息一章可見盡性不是盡了遂罷手也惟有盡而命不已此後志還照常立心還照常存理還照常窮行還照常力天無已時萬古一般運行也方是至命之學雖到天下至聖地位盡己性人性物性了參天地贊化育了設使一旦忽然將志敗了心不存性不養即理悖而行乖矣人物當下失所矣參贊成局亦自崩壞矣即使天一旦日月不行寒暑不運還可有世界否這性命功夫一日當不得兩日今年替不得明年最是無休歇的天人一理也所以堯舜其猶病諸文王望道未見一日不死而有一日之事尙有一日之萬幾而能不兢兢業業恐失墜乎溯其初由性命學性命是本源要其終方完全了性命性命又是末梢今之

學者多以性命爲高遠別尋下學然後至於性命地位誤矣誤矣

蒿談錄

寬夫問昨言一念常在如抱日月之說得毋有禪的意思仲誠曰不可看得太高此語只如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裏一般只是各人說來覺別問還得許多功夫方到此仲誠曰不然此是開手不是了手此後方有事幹若用許多功夫方了此局此周海門王龍溪之說便蹺欹不著實所謂一念常在者卽收放心操則存的功夫心放不操存在這裏把甚麼去做功夫故屬第一層最初功夫但學者往往苦於認心不眞故操存亦只影響須尋箇心之眞體是如何方能實有所操實有所存而心之眞體明而已須要常常明便是常常存此一點明常在豈不如抱日月乎夫今日看得高只是乍聞做來自平問此後事如何幹曰公昨所謂要除雜思慮此後正不怕他思慮雜我此明體正有用處任他聲色貨利來一件便將一件徹底思索一番窮得骨露筋出件件如此結果一切邪惡皆被我看得透堪厭堪憎則永不來矣此趁水和泥法何用除他曰雖是第一層功夫先生可是待幾多時能如此曰也有數年但數年只謂之尋門路及尋得門路在此方向此行豈不是初入門此後方有事幹耶今學者正坐終日尋路便說有功夫其實未入門

寬夫問邵子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際如何下一我字程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卻又不肯下箇動字何也且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與未發是同是別對曰邵子此語不可看得高只是說此時起善念

也由我起惡念也由我雖鬼神不能測我我起念更可由誰也
未發之中當時程子亦未看得倒然語意則是未發之中純是
功夫故云下不得靜字然只是未發亦下動字不得看來雖有
功夫只可說靜若動則已發也邵子未起念之說無功夫非未
發之中明矣當時邵之學以因物付物爲至妙不作主意與中
庸豫立之說別豫卽中也
先儒令人求未發氣象尋孔顏之樂此語只如和尚參禪標一
模糊之語令人參悟所以繩鎖人細約其動擾而引之尚靜可
也其實未發處最有實體最有實功徒以氣象言已非中庸本
意孔顏之樂乃治心之味所謂時習之說而朋來之樂也用此
功方知其樂不可以預擬也
先儒生絕學之日道已無傳嵬然而起欲爲聖人過人遠矣但

當時學絕則道高傳聞歲久如天如神聖人已成訛言故事非
人類所能矣被先儒看得來爲我自己身心事絕學已得傳矣
道已不高矣然於古聖經書之言推詳有不到處又遂不敢輒
視聖人僅與我身心之事等齊也得毋或有高焉者遂乃姑從
便文解釋於是至今道猶留一半高處學猶留一半絕處此先
儒急欲向平易體貼以合自己身心平易之理還欲守先儒不
得意處的語錄終日嚼蠟何爲也舍自己身心無憑體聖人經
書之理離聖人經書無由驗自己身心之是非若語錄只是這
中間牽綫牽到便不用矣
學道六書刪抹一冊授德公克從曰此書是昔年學問得力處
亦不可不看但有一半恍惚語刪去殊不亂人若道一錄又是
初學陽明所見評論多妄不看可也

逸庵謂仲誠曰觀道一錄言窮理爲誤及次第書極言窮理得力可知先生無一時不用功隨所進以明其實不固成一說以掩前失仲誠謝曰先生誠知己也

友餞仲誠于山中臨別曰先生之學美矣未免太高願此後少抑之以接後學仲誠唯唯謝教默省終路而歎道學之難言也

作學高辨曰世之學者同口言者皆高也故久而不知其高反以爲平吾指以登高自卑之路則駭聞乍見反疑爲高矣由於少躬行失體驗惟尙言語文字無怪乎其反也如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學者莫不曰道在是耳舍此言道則太高談中庸修身以道則足矣修道又必以仁何也止言已發之達道足矣又必言未發之大本何也則五常正非唾手舉足之事所以古今盡倫之人少何學者易視之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三德乃入五道之門戶也卑達道而高三德亦異於孔子矣而況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則一又微於三矣由一而三由三而五舍一言三三之僞可知也舍三言五五之僞又可知也予不敢以自僞見世之學者雷同勦說稱綱常名教如指掌弄九而實昧於所由入之路共蹈襲取的然之弊而猶不知也故特於達道之先補達德一層功夫本與人同道也而特迂其途本與人同學也而復多其功方且自以爲迂下拙鈍而反有視爲高者故深歎人之躬行少而體驗失也吾今以此爲辨人又必曰以一行達德以三行達道誰不知之正不如子言之深也吾不知知仁勇果淺焉否耶行之二字學者果能識得否耶然則大學在止於至善之下直接格致誠正言之何等明淺而必入定靜安慮深微之語於先豈無說

乎中庸直說戒愼恐懼何等明淺又必雜不覩不聞以爲言又必言未發言大本及末章又丁寧於闇然又言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乃可入德其不類於隱怪亦幾希矣蓋道原於性命來頭本自隱微不由隱微入門不得至顯見之處此從來大道不責小人而歸君子能勝此道得爲君子以教小人者千古有數之人而已今世學者輕慢聖學妄承大道動言日用常行飾其荒莽而無深微之功借口春風沂水飾其疏惰而無敬愼之心又以逐事體認爲細密而不知已失之臨時旋辦去的然不遠絕非聖門深造以道之序此皆由於中不虛識不廣力不銳學不勤故守成見而有止心嗚呼欲知吾學之高與不高亦於吾學學之耳不然吾之自辯與人之辯我又焉有定論也卽如友人常舉廬墓一節爲言予以爲非禮賤神而貴鬼也孝自此失其實矣舉世知名而吾責其實其能辭於高乎如友人喜稱節烈奇行以爲扶綱常予以爲無學不可爲訓不如守德教循禮讓使天下不輕生捐命而身納於軌物也則孰高遠孰卑邇又自有辨奈世無存養之學相率爲粗莽苟同之說則亦難與言耳然而實高也人以將容苟且偶感適中待天下吾欲以聖人蕩平之道待天下則人之期望者常炫灼於目前吾之期望者終不可一二見聞嗚呼吾亦何辭矣乎此譬如觀樹木者拾花葉爲平常而以生氣爲怪誕吾不知無生氣得有花葉否那今惟談綱常說仁義而存心養性之功置之不論亦何異於殘木之生氣而求其花葉乎則所謂綱常仁義者非僞則怪而已矣

天中錄

儒學本天釋學本心此語大有病與聖人五經四書之語不合

凡不據經書而自爲之言雖出先儒亦不敢從也聖人言道何嘗本天不本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心而言也惟皇降衷於下民衷者心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心也離心天在何處降生於何所衷也好也從何處發端施用天杳冥虛空而寄寓於人心則杳冥者乃眞虛空者乃實離心言天則幻而怪矣離天言心則蠢而不靈矣大學修身必先正心明是本心人同此天即同此心故一人之心不出戶而絜天下之矩矩者心也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難道此語是本天不本心難道釋學是絜矩誠求之學而吾儒反非乎程子平日所言無非此理或皆後人訛傳所誤或程子一時誤分未按經傳後學遂因而大除心學吾爲此懼

陽明主良知是病何也良知是憑天的不賴學功此譬之生米不中食生金不中用天生粟而欲人燔煮之天生金而欲人煅煉之天生人以良知能而欲人操存擴充之此天之休命也命人以物不命人用非美命也幷與之用方爲至美之命也故孔子曰十室之忠信不如好學陽明直取足於良知不信窮理故曰病也今呂氏大闢心學若謂心無學是一空物也則又不及良知之說矣若謂心不待學卻是良知剩義耳心猶知不待學良也呂氏亦良知之實何復駁良知也陽明主良知上面還有致字與先生主良知不同但說致字偏在存養而遺窮理少卻梢頭半邊呂氏闢心學心中不許加學則學在心外是致字偏在窮理而遺存養少卻根頭半邊少根與少梢孰勝孰負

問先生云心是爲學之物已是學了何也曰呂氏看心如繩墨斧斤以繩墨斧斤爲作器皿之物待器皿既成則繩墨斧斤置

而無用以心爲學待學成而心亦遂無用是分體用爲二若我則不謂然也心如繩墨斧斤以繩墨斧斤爲學工匠之物迨成巧工能匠亦不過精繩墨善運斧斤學正在繩墨斧斤上學耳若曰工匠成而棄繩墨斧斤不得也以心爲學之物正在心上學迨成賢成聖亦不過精於操存此心擴充此心雖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亦離心不得也是本體卽功夫功夫卽本體也釋氏不本心幷不本天何以知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莫不皆然釋氏獨非人乎獨非心乎但吾儒培此以爲根本使一一發生出來君臣有義父子有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些都生出來乃知裏面有箇根在是本心也釋氏將這些都教死了不令生出死不盡處必加力死之務令死盡故知他裏面亦有箇根

在勃勃要生卻硬斬斷絕滅其根是不本心也試思人何以便有此心此心何以勃勃常生斬滅不斷天與之也天是生生之物以生生者命之人人亦是生生之物心亦是生生之心釋氏既死其心卽死其天不知後世何以信之不學之故

附錄

先生曰鍾元先生昔日見予之行嘗規之曰力行太猛予曰初學力微不如此不勝也又規之曰賢智之過予曰自己所履路徑不敢忘也予見當世而念念在是行行在是者惟鍾元先生而已先生亦謂予念念在是行行在是也是吾兩人之至契也天下古今之大同也又奚異

又曰鍾元先生謂予之學似多一層功夫予看先生之學似少一層功夫只得各明其說豈肯以阿同爲賢

先生自言於經義往往與古人有異同時人謂其好高故作學高辨又於顏習齋學說有諍義謂許酉山好論經世亦未盡可行天中錄

先生編日記名之曰溯流史窮爲學功夫之源流分敦臨堂錄關中錄嵩談錄鈞談錄燕邸錄蜀中錄天中錄附論昏喪葬祭雜文及游梁書院講語書以史名實合語錄文集而一之也溯流史學鈔序

起庵弟子

李先生經世

李經世字函子號靜庵禹州人諸生明季州人有煽亂者肆掠父果珍與有舊恩諭賊未擾鄉里以通賊嫌陷獄先生方弱冠詣州庭剖白得解父母相繼歿避亂至大冶遇流寇被虜得脫亂定歸里入郡庠試輒冠軍意不自得乃求性命之學晝夜默坐忘寢食者數月已而曰得無近於禪乎及從起庵游讀其經書疏略學道六書沈思潛玩上契濂洛關閩於釋道二氏能抉其病源學以仁孝爲本而主於敬或問敬與靜孰要曰方吾流離倉皇安所得靜吾自持吾敬志定氣亦定斯卽所謂靜也起庵因爲顏其室曰靜庵晚年師事登封耿逸庵中牟冉蟫庵友事襄城李禮山同邑趙哲淵馮克從皆從起庵同傳夏峯之學者著有尋樂集一得錄參黎庶昌中州文徵

黃先生本誦

黃本誦字口口內黃人諸生從起庵學以知恥自勵既聞識本體之說獨能有悟又率其從子之錫勤二人同受學起庵謂自得本誦信從者日眾焉參起庵撰黃氏家譜序

案起庵門下甚眾溯流史學鈔所載問答論學諸人於籍貫仕履行事多未著不能辨其孰爲弟子國朝學案小識載從學諸子自三黃外有楊得秀王章閻艮弼馬昌郭九齡史贊明劉承業馬騮李殿禎張右栻周丕顯馬德進馬德迪馬德達師懋學王志旦諸人姑錄其名列諸待訪

起庵交游

孫先生奇逢 別爲夏峯學案

李先生顒 別爲二曲學案

湯先生斌 別爲潛庵學案

耿先生介 別見潛庵學案

竇先生克勤 別見潛庵學案

田先生蘭芳 別見潛庵學案

崔先生蔚林 別見夏峯學案

耿先生極 別見夏峯學案

馬先生爾楹 別見夏峯學案

趙先生御眾 別見夏峯學案

錢先生佳選 別見夏峯學案

顏先生元 別爲習齋學案

李先生來章

李來章初名灼然以字行號禮山襄城人康熙乙卯舉人官廣東連山知縣會猺亂初就撫革無藝之征招流勤墾親入猺山宣講感化創建連山書院親爲訓教以上考行取擢兵部主事監督倉場辭職歸大臣以留心正學薦被徵不出先生爲明尚書敏之裔家世忠孝講學少通經史潛心性命之學李二曲至

襄城尋父遺骸與襄其事遂與訂交益以正學相砥礪謁孫夏峯於蘇門鄉舉出蔚州魏公之門魏公語以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作書紳語以識之與起庵及竇靜庵往來講貫又謁湯潛庵於京邸與耿逸庵冉蟫庵同講學於嵩陽書院凡二年應聘主講南陽書院立學規著達天錄評輯二程朱子之文以訓士學風大振尋謝歸襄城葺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內行醇篤爲母舐目目昏復明讓產與弟窮困怨悔不形嘗曰爲聖賢須從愼獨起著衾影錄一言一動逐日備書以省愆計過所著書凡四十餘種惟禮山園文集連陽八排風土記行於世參學案小識黎庶昌中州文徵

劉先生宗泗

劉宗泗字恭叔襄城人康熙庚午舉人伯兄宗洙仲兄恩廣一門孝友母喪兩兄皆以毀卒世稱劉氏二孝子先生修其遺訓以撫教諸孤皆學成立名於世先生耽學如嗜慾不務華飾研究儒先之說所交多海內名德鉅人其談道論文則起庵及李二曲冉蟫庵田篁山相往復云著有中州道學存眞錄恕齋語錄抱膝文集襄城文獻錄子青蓮字藕船歲貢生有七一軒集青芝字芳草雍正丁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有江村山人未定稾續稾閏餘稾從子青霞字嘯林諸生有愼獨軒文集青藜字太乙康熙丙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有高陽山人集襄城劉氏世傳文學爲中州望族焉參黎庶昌中州文徵

清儒學案卷三十終